

吳賀母

宋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于屏間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何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吾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君子謂謝氏善於教子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謝氏其知此矣

汪 曰昔南容三復白圭夫子謂其有道不廢無道免禍而以兄子妻之謹言之貴於聖門尚矣故詡言盡仁而多言多敗吳母能見及此



种放母

宋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父卒獨與母俱隱于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爲廬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其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表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旣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到處太宗詔賜緡錢不奪其志

汪

曰嘗攷別傳放沉默好學性嗜酒每種秫自

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淡溪醉侯幅巾短褐

負琴携壺沂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徃徃終日咸平初母卒後三年徵對崇政殿詢以民政邊事放荅云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左司諫賜巾服簡帶翌日表辭恩命上令中書諭意不聽其讓初放從陳搏游搏戒之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夫名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故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毀之耳後竟如搏言然則放之避名其母有以成之其林類榮啓期之流乎母之賢信能安貧樂道矣



包孝肅媳

宋包孝肅媳者包丞相拯之子婦也拯子總早亡惟遺一稚兒拯夫婦意兒婦崔氏不能守使左右諷之崔氏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澣滌之事幸矣况敢污家乎生爲包氏婦死爲包氏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氏自荊州來欲嫁之謂曰喪夫守子子死誰守崔氏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姑老矣忍舍去乎呂氏怒曰我寧死此决不獨歸崔氏曰母遠來義不當使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死于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女誓必死卒歸包氏君子謂崔氏不以存亡易心論語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其崔氏之謂乎

汪 曰婦之殉夫烈易而節難烈婦慷慨於一朝

一死足以畢事節婦守志以終身今日可幸無失而未可必於來日今禩可幸無失而未可必於來禩迄乎蓋棺事始定耳崔氏勵志以堅其守不爲母言而移可必其終之無染矣廬有孝肅而廬始重孝肅有是婦而名愈震然以仁宗爲之君而卒艱於循以孝肅之爲臣而卒斬其後則一時天意之不可解者也



二程母

程母者姓侯氏程大中公昞之妻明道伊川二程夫子之母也母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性剛斷處家嚴厲母敬之以禮平居如對大賓然是故大中公多內助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罔或悖焉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婢侍或兒女諸子小有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恕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故二程夫子于飲

食衣服一無所擇學成大儒續千載不傳之道統而有宋一代名儒多出其門下後世頌程母之教爲不衰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程母之教之謂也

注 曰二程夫子書家傳而戶誦之蓋自五星聚奎而後已肇此日之文明而道學大顯二夫子倡明之力爲多一時學士舉出其門道統之傳意在斯矣侯氏發祥孕秀伯叔齊賢曠世希覲視啓聖之顏氏擇鄰之孟母相後先焉然嘗稽程氏家乘大中公之先實吾新安休寧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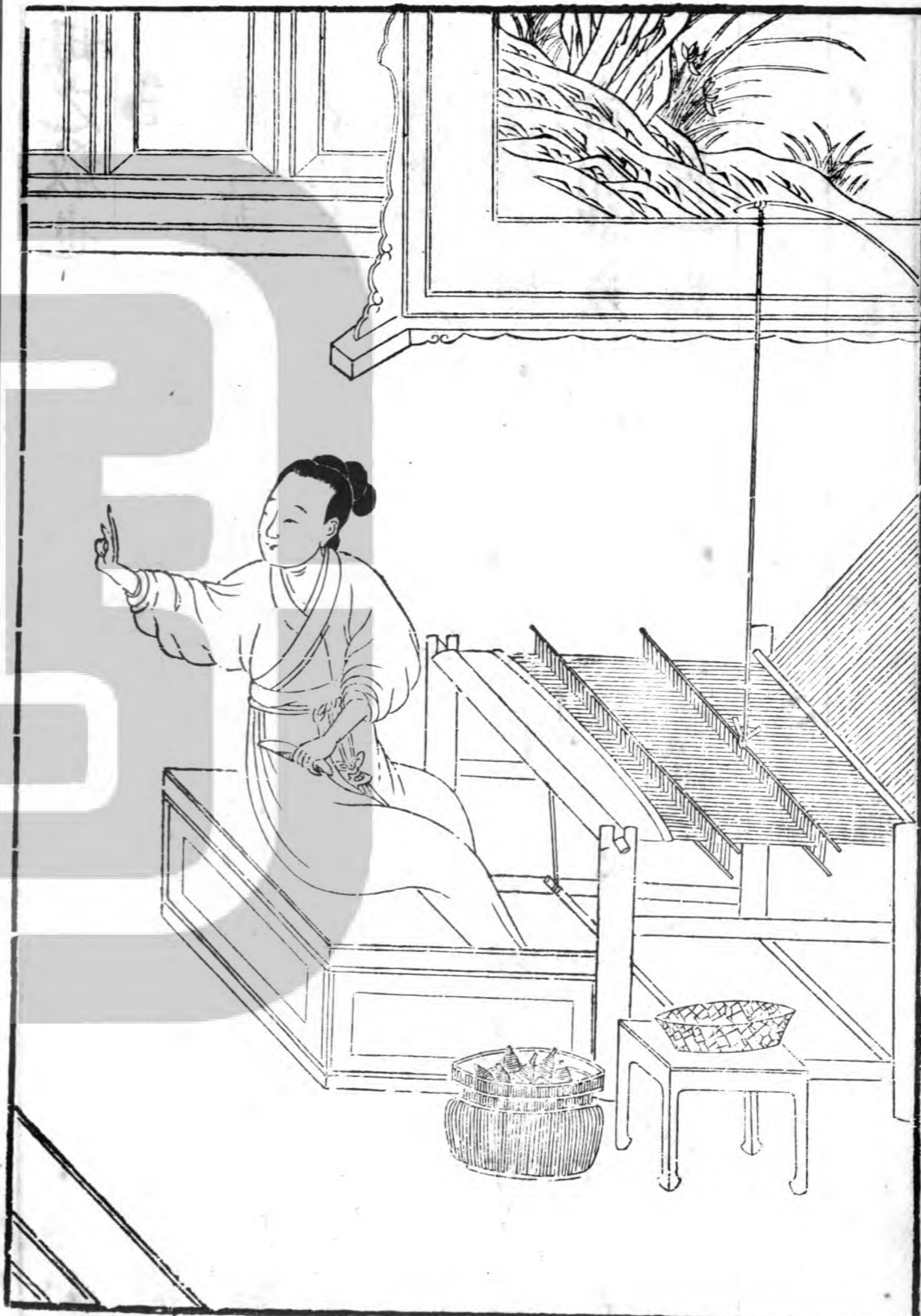


尹和靖母

尹母者姓陳氏河南和靖處士尹焞之母也母處家整肅雖貧窶不爲戚然焞童幼卽教之動止語默使合于禮甫長授以經義聞程伊川先生有教命焞往師事之行矣戒之曰學有本原必求其得耕弗獲菑弗畲弗貴也紹聖初焞應舉發策語不善不對而出告伊川先生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伊川先生聞之嘆曰賢哉母也焞于是終身不就舉聚徒力學爲士君子所宗仰而母之賢益彰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尹

母之教也

汪 曰尹母之識超矣其天定矣其教子也可謂重道德而輕勢利者矣受業程門則因不失其所親學求本原則功不用於泛濫所以成其子者旣非尋常世俗之見乃善養祿養之言且有浮雲富貴之襟懷故焞雖當張浚朱震趙鼎之交薦有說書侍講之命而終以和議爲非固辭不拜程子所云晚得二士焞居一焉而亟賢焞母以風世也爲願外者警也



劉愚妻

宋劉愚之妻徐氏女也劉愚入太學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不樂仕進遂致仕徐氏甘貧窶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令歸之愚出書以示之則束修所得也乃已君子謂徐氏能以義正其夫禮曰臨財毋苟得此之謂也

汪 曰夫子罕言利而於放利者直以多怨惕之窒利源也故田稷之母規其子之受金于今爲烈而劉愚之妻恐其夫之貨取視古有光安於勤勞不爲苟得必其合義而後受焉婦人而有廉靖之風詎多得乎彼黷貨之夫亦可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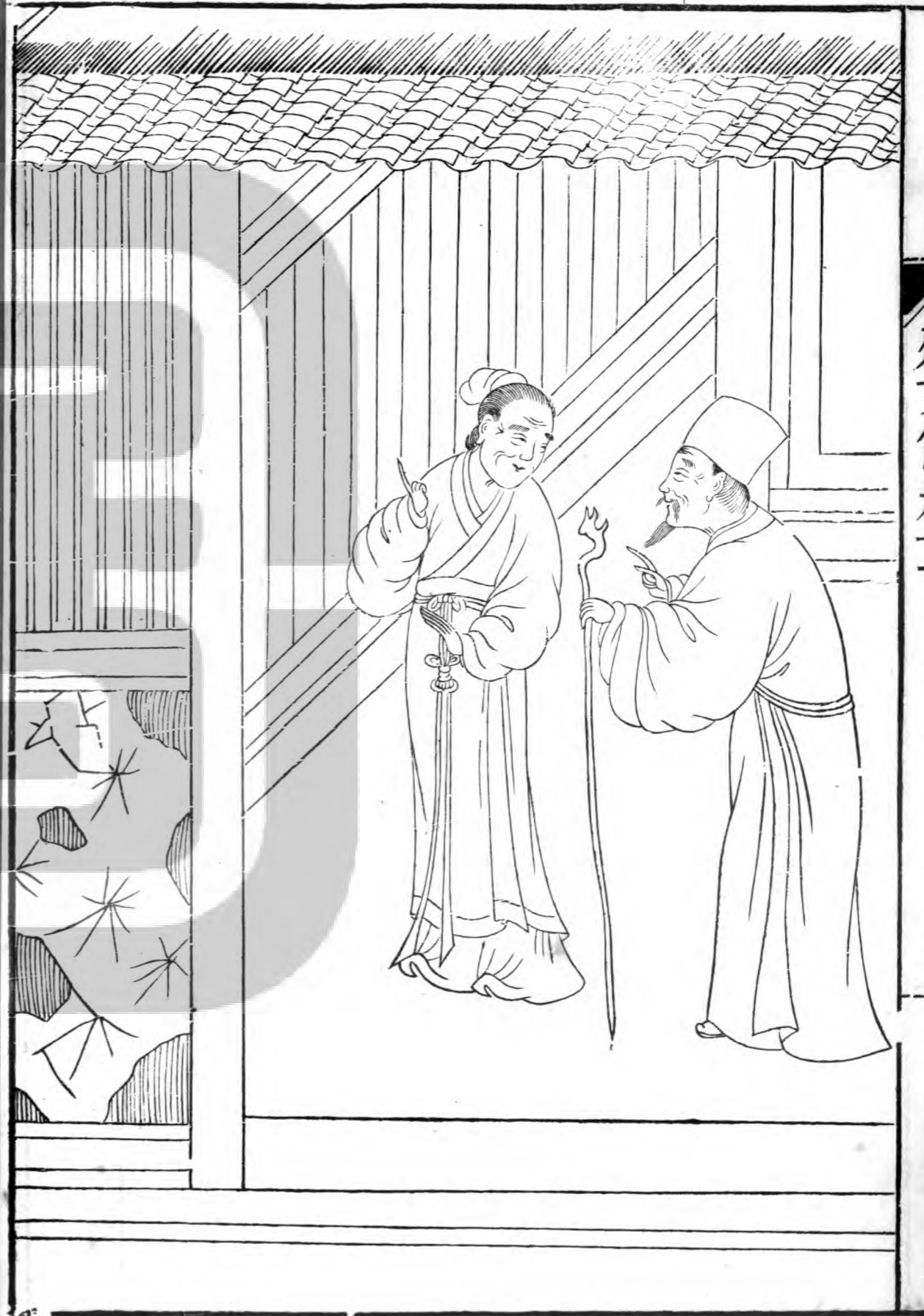
歐希文妻

宋歐希文妻者廖氏之女也紹興三年盜起建昌至臨江貢士歐希文與妻廖氏共掖其母傅氏走山中爲賊所追執廖欲辱之廖正色叱賊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臂廖猶罵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卽死爾輩亦不久屠滅語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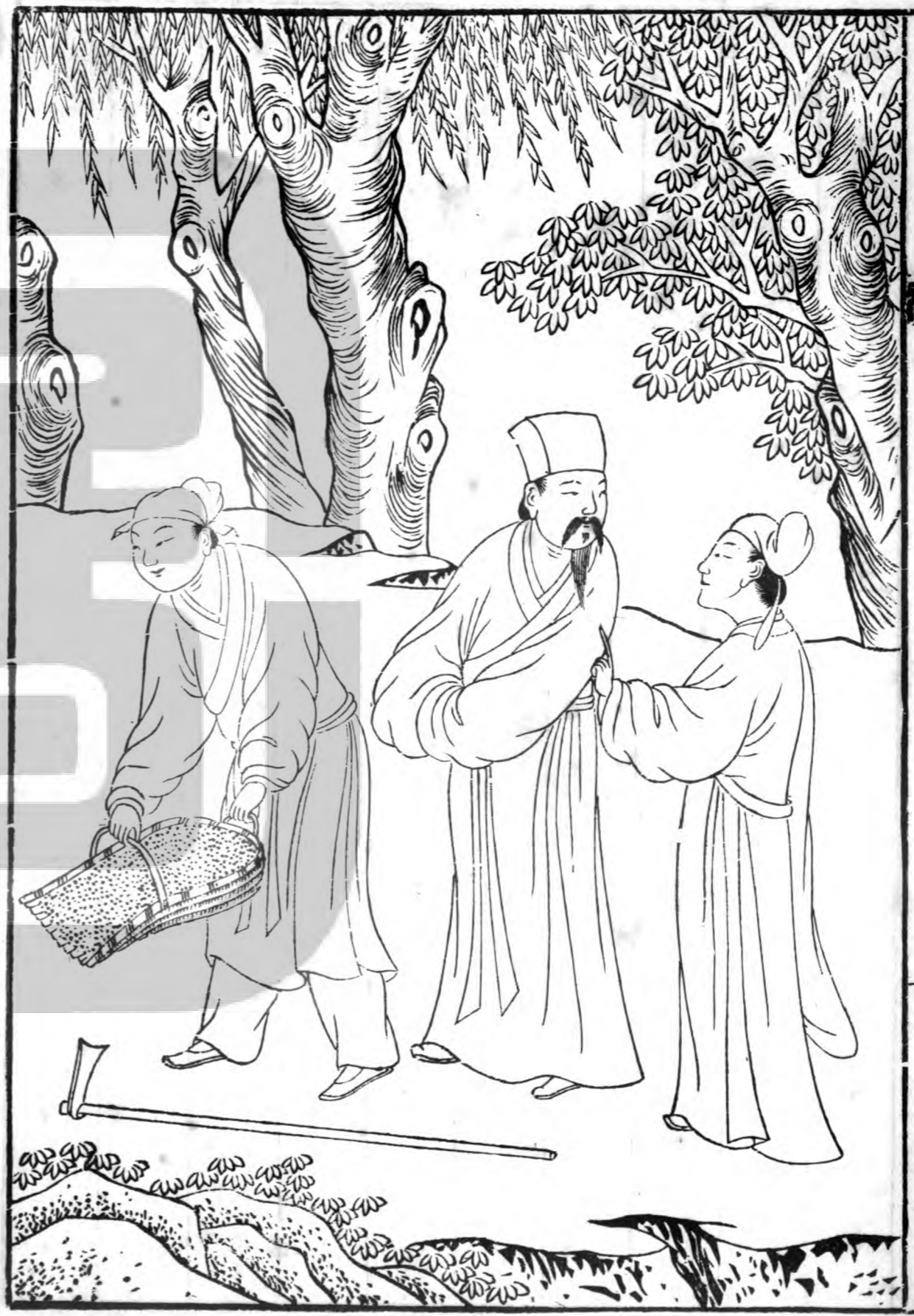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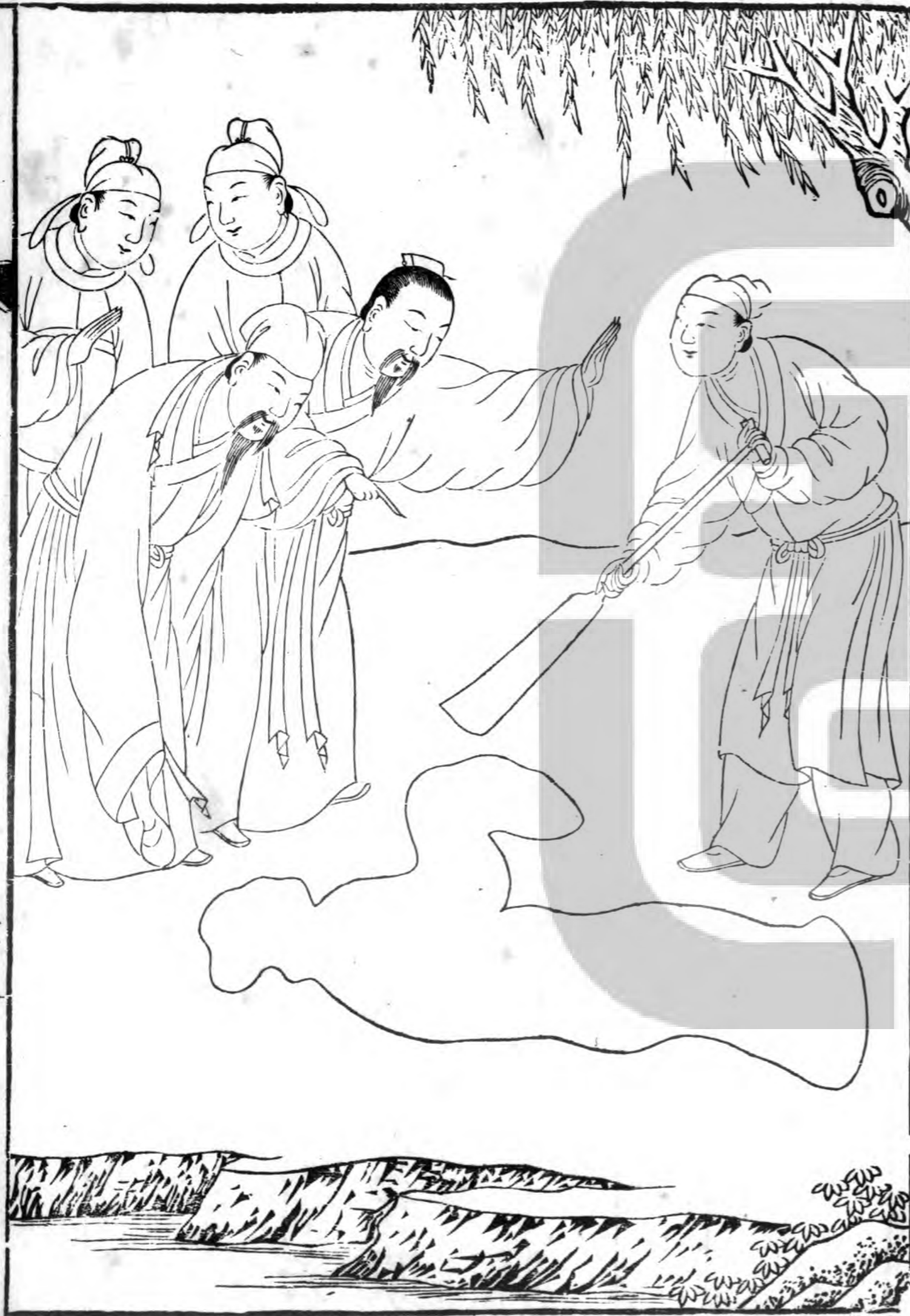
戴石屏後妻

宋戴復古號石屏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風不是夢中語後回君重來不相忘處把酒澆奴墳土夫既別後遂赴水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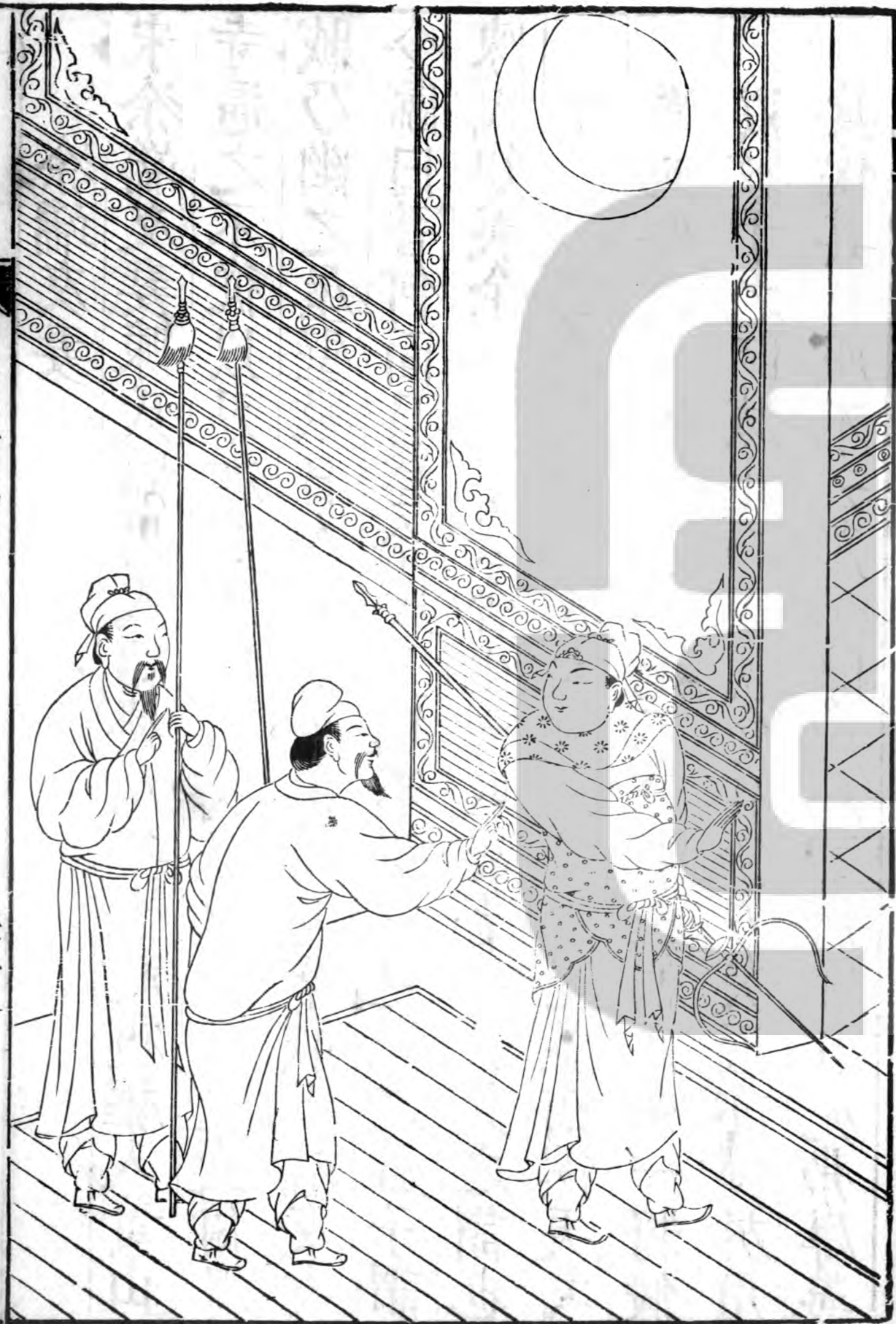
女傳卷二
莽城莫荃

宋周渭莽城人妻莫荃賢嬪也渭將避地零陵爲盜所襲脫身北走不暇與荃別二孩幼荃尚年少父母欲嫁之荃泣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于是親蠶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朱昂爲荃著傳君子謂莫荃賢而有守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小常村婦

宋建炎四年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辱之婦誓死不辱汗遂見殺棄屍道旁賊退人收葬之死所枕處其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削去則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君子美其貞烈而哀其蒙難論語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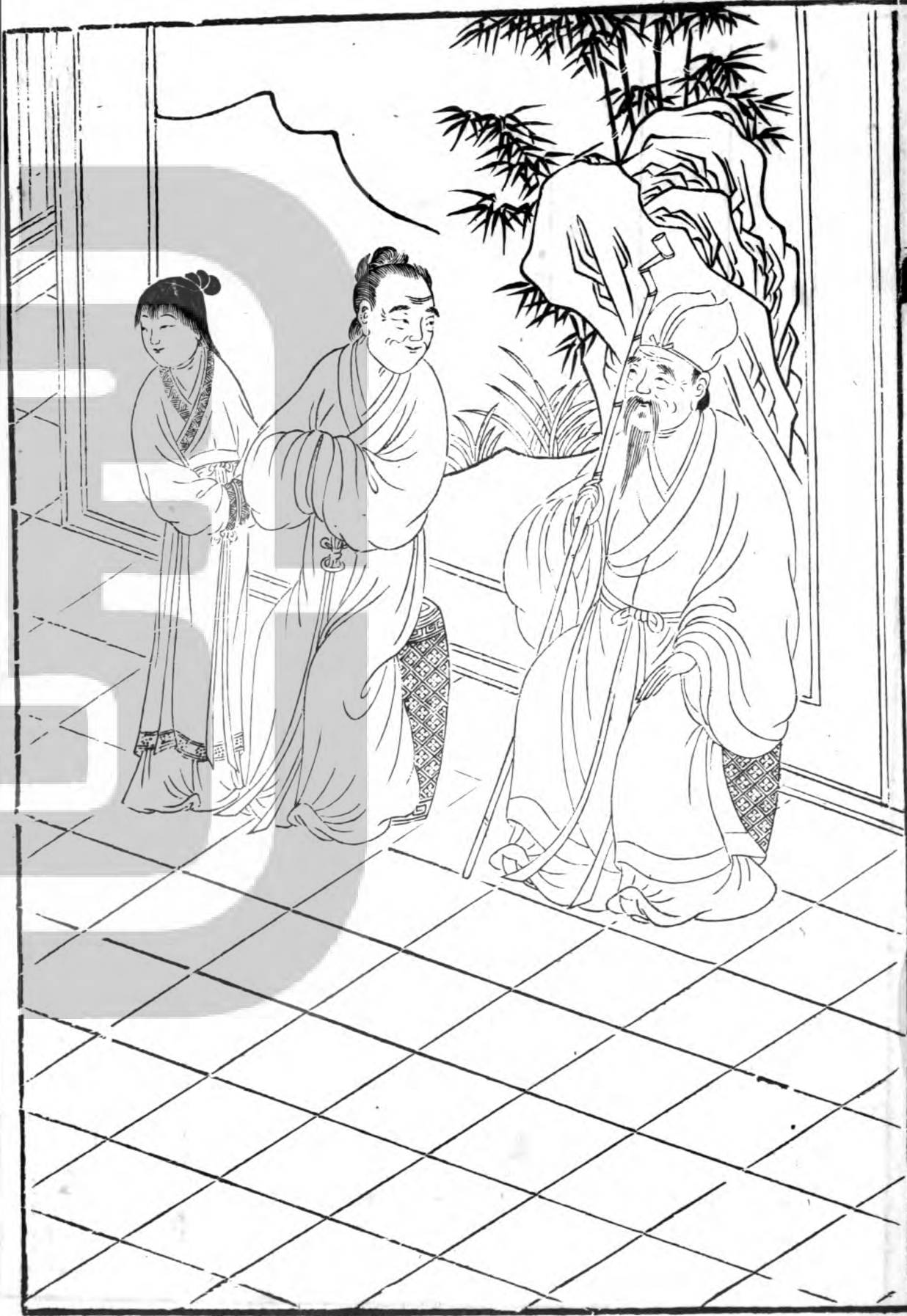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十二
涂端友妻

宋涂端友妻陳氏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我良家子義豈受爾辱賊乃幽之屋壁數日人或齎金帛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何面目登涂氏堂罵不絕口竟死之君子謂陳氏知義全節孟子云舍生而取義者也其此之謂也

汪

曰是歲和議成大赦而臨川之盜猶然美戈

潢池辱及良家子女罪死不赦者也朝廷命一將假以數千之師滅此而後朝食有餘力矣而亦憚於用兵俟其自服不云蕙乎陳氏爲賊所駢甘死弗辱義不復生有古烈士風焉雖粉骨山門碎身賊手猶生之年也



陳堂前

陳堂前漢州雜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歛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旣塋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旣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爲

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爲買田治屋撫育諸甥無異已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竝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汪 曰嘗觀夫易陽一而陰二故世多婦人陽善而陰惡故世不多賢婦人陳堂前可語賢婦矣持節而兼持家課孫同於課子承順夫之父母撫育夫之幼妹恩及宗親惠施貧窶陰功家教兩足稱焉其爲鄉人所敬爲明辟所旌有由然也節烈婦不乏於時

節烈而以賢稱詎易得哉乃今於陳堂前見之矣

以教於

而采封

而刻

其

人孝文

至清出

宗教

節烈

夫所

以教於

而采封

而刻

其

人孝文

至清出

宗教

節烈

夫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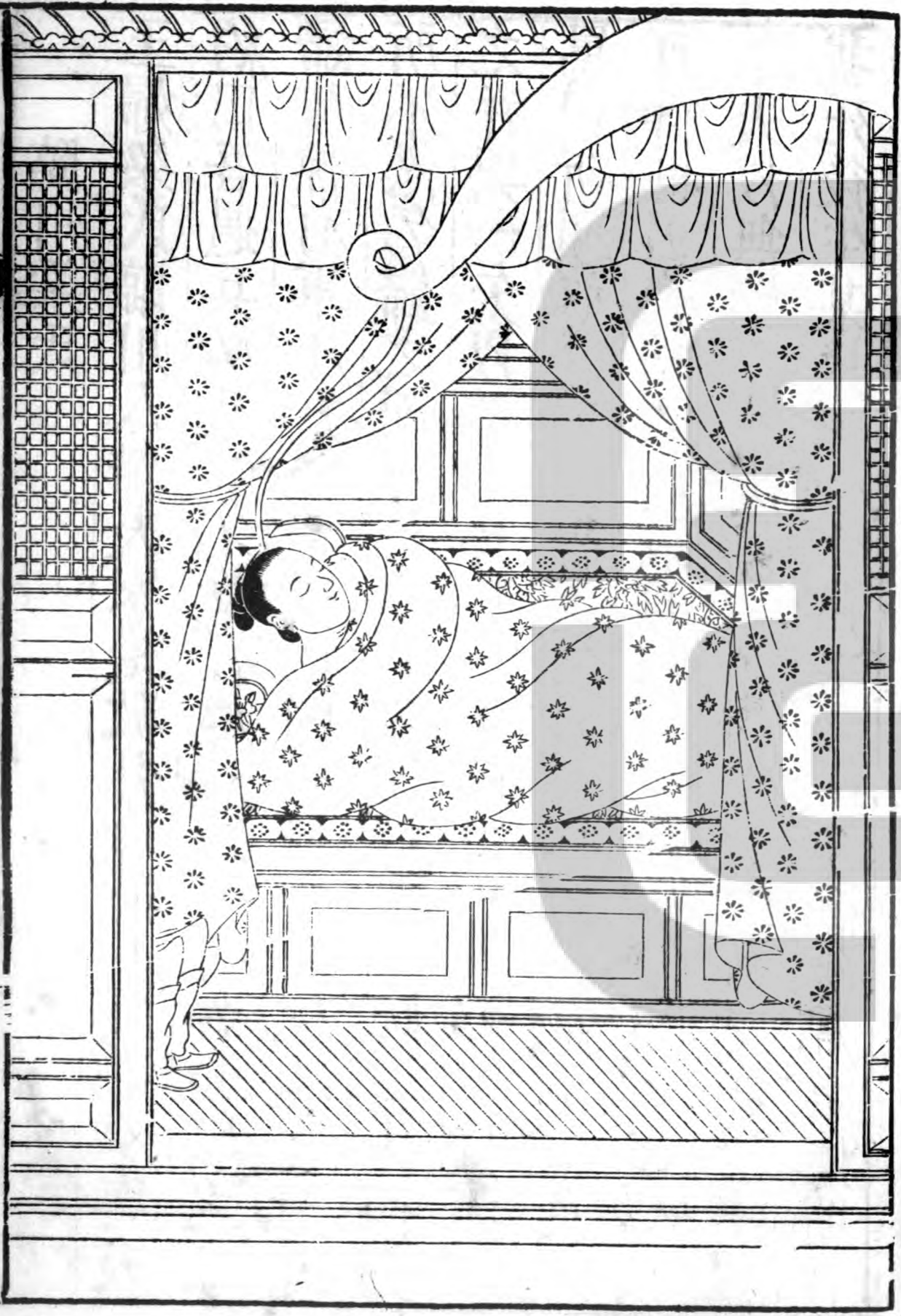
江夏張氏

宋張氏江夏民婦也里中惡少年謝師乞者懷刀過其家逼姦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我可死不可辱也至以刀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鄰人既死詔封貞白院君表其墳曰烈女之墓賜酒帛令致祭焉君子謂張氏爲能潔身中庸云白刃可蹈也其張氏之謂乎



劉當可母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援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變奔赴江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夫人



臨川梁氏

王婦梁氏臨川人歸夫家纔數月會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卽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同云

汪 曰梁氏可謂愛夫之周持節之固者矣甫及于歸而恩深似海一偶不改而盟重于山誓遇賊而死節約續絃而通知言卒復且委曲以脫其夫得以再世姻緣復相歡會異哉此婦視緣慳分淺義隔情睽者筵楹判焉雖曰天從人願哉不可謂非恩愛之所感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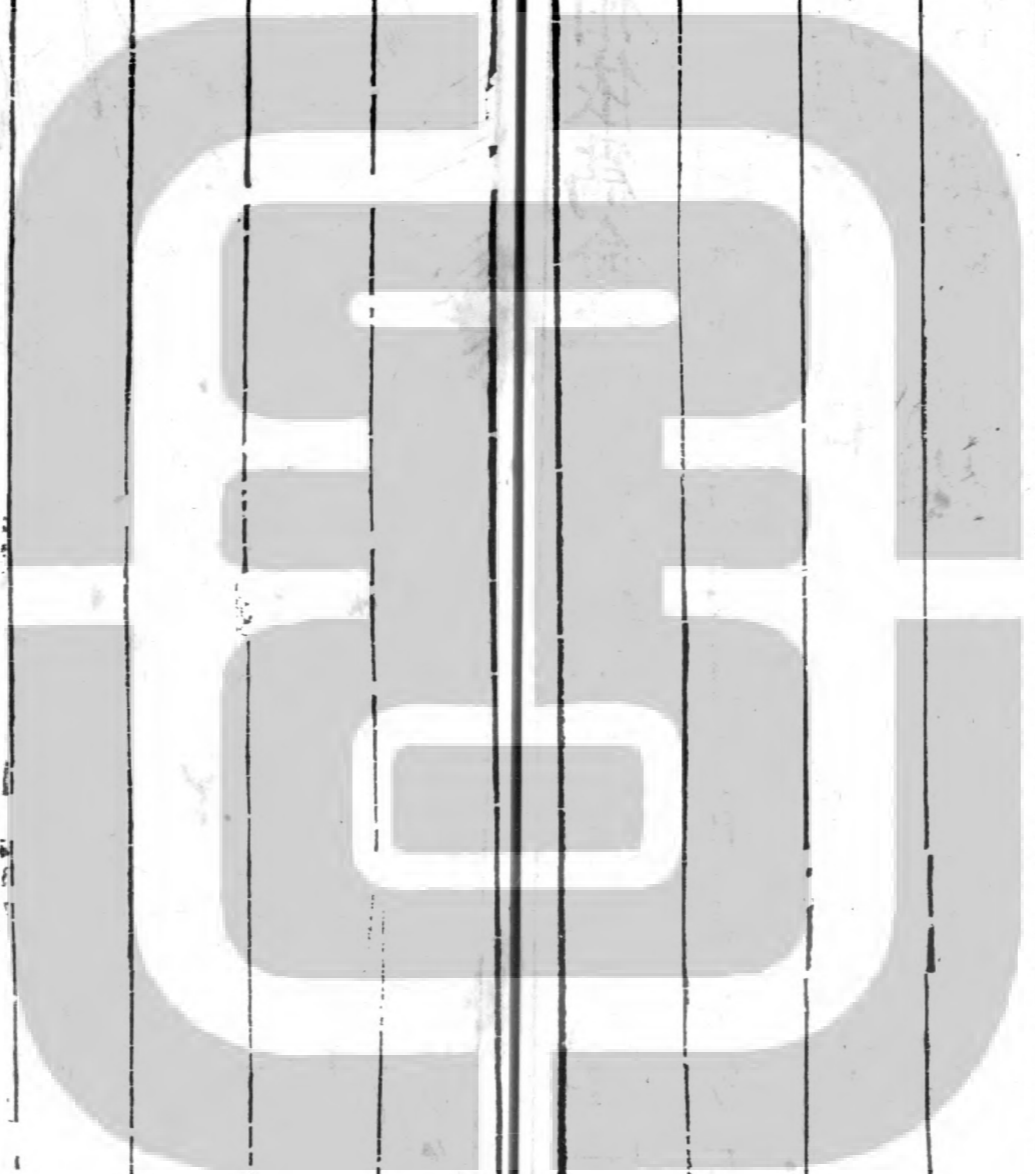


會里吳氏

宋吳氏休寧會里程起宗妻也起宗乃正惠公之曾孫通判綱中之子吳嫁程甫再暮舅與夫歿無子擇立夫族子一人爲後族豪利其貲訟之縣欲改立嗣瓜分之縣察其妄不問衆乃迫置吳氏於一室困苦之冀其不能自存吳氏蓬首糲食日誦列女傳自警豪計不行又擊登聞鼓告其舅有亡子欲爲立後以分貲吳氏被逮臨安下安撫使魏克愚按驗獲直洎歸則家貲十喪七八矣舅及夫喪皆未克舉吳氏不勝哀感據舅行實屬朱信州惟肖狀之盡禮葬焉未幾所擇立嗣子亦死僅一孫相依爲命終不以顛沛易操年八十二而終

汪 曰宋季我新安凡三程丞相休居二焉一出歙槐塘一出汭口一出會里至今竝稱世族郡中固多程茲其最著者矣程起宗以正惠公之後世居會里天奪之速而斬其嗣族人當念名宦之子孫而爲之繼其絕則其祖先昔嘗有光於宗族者今其宗族亦有功於其子孫不稱義舉乎哉何乃利其財產齟齬百端冀得一甘心焉於如綫未絕之寡婦而徼濟其私可謂不仁不義吳氏訟而得理以克自伸則魏安撫折獄之明足多也喪葬盡禮嗣世不墜吳亦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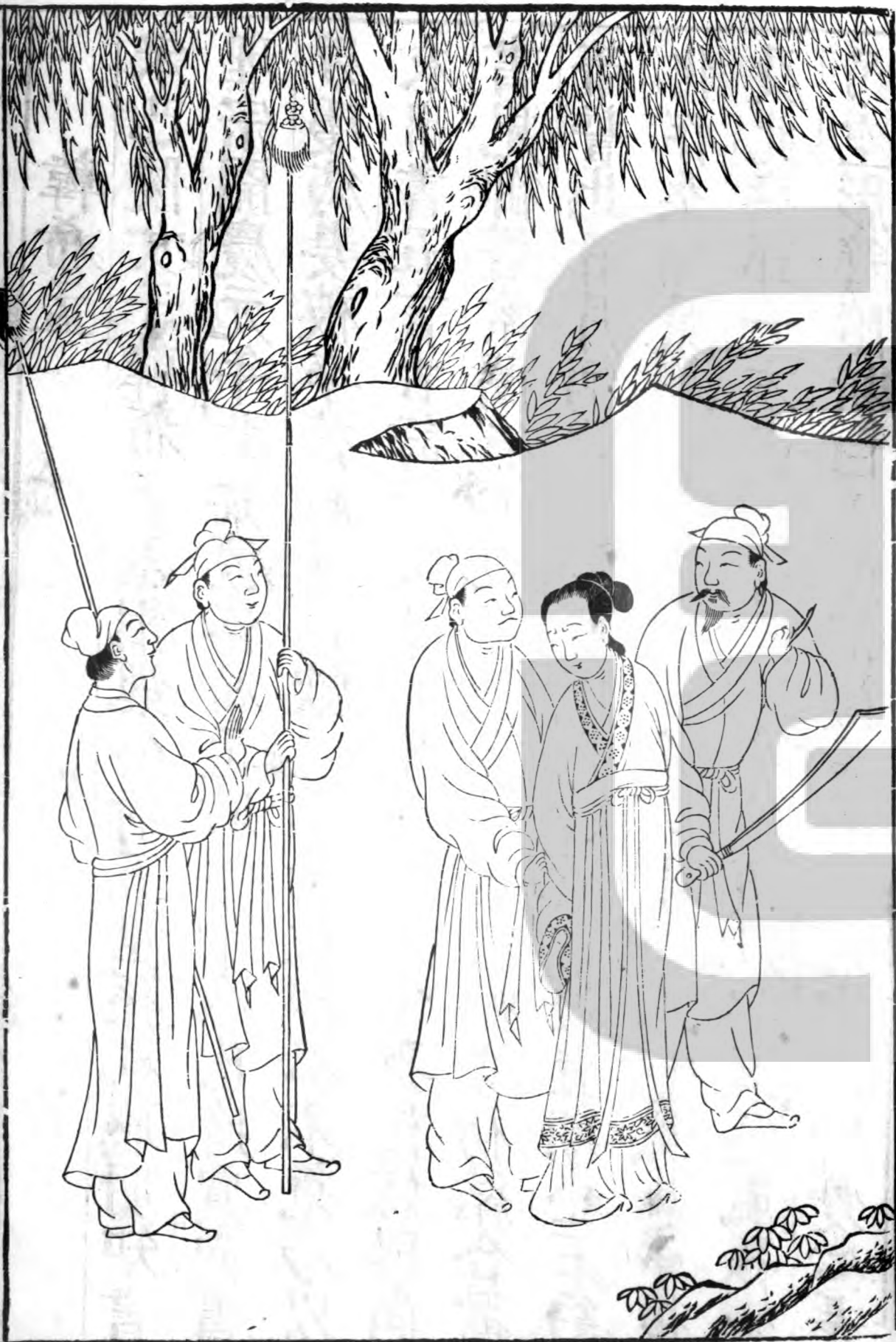
之忠臣矣哉





晏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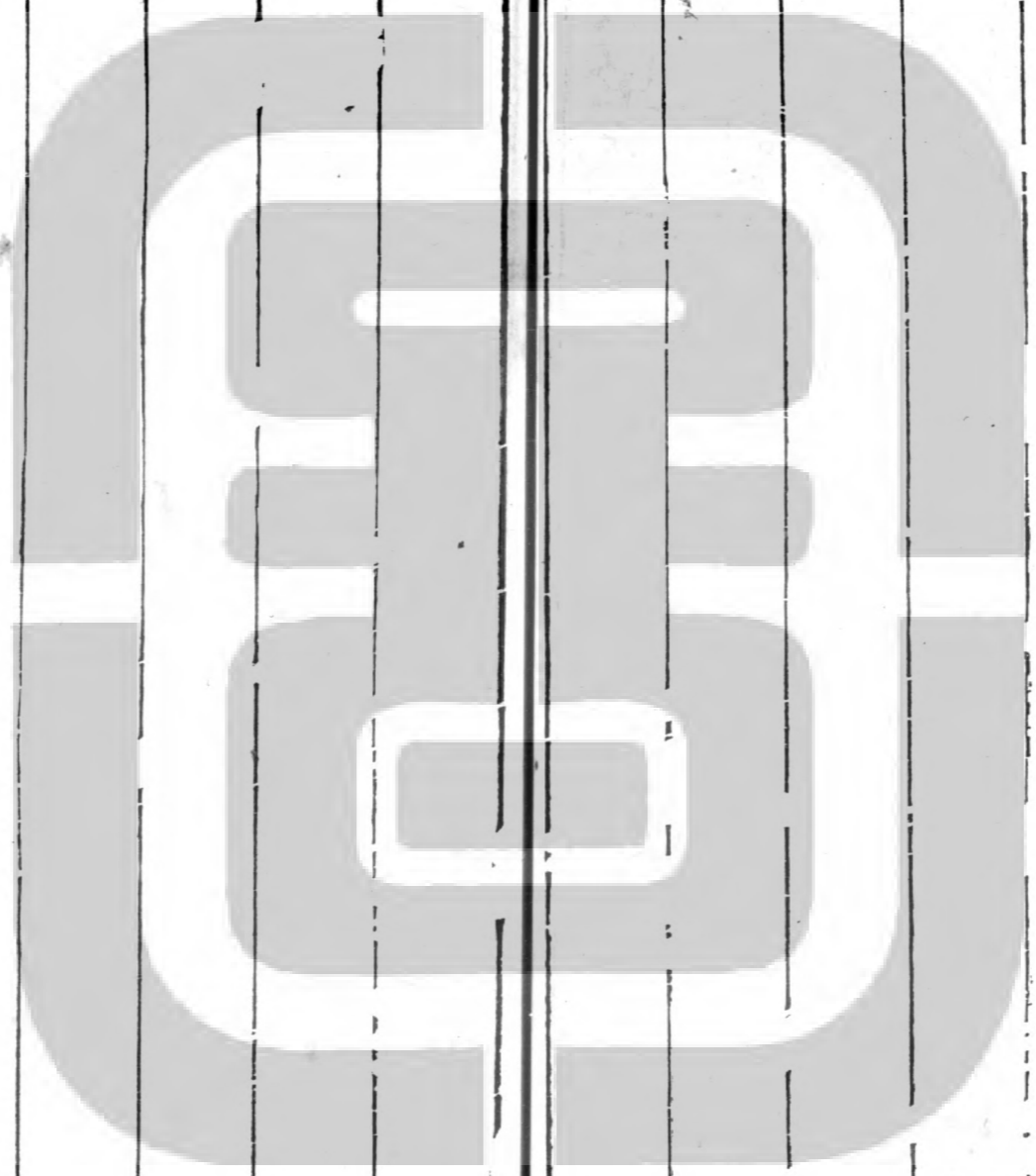
宋曹氏婦晏氏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中寇至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埒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砦以拒賊晏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賊愈衆諸砦不能禦晏氏乃依黃牛山自爲一砦一日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氏召田丁諭曰賊意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卽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晏氏親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鄉鄰依之以避難甚衆復與倫萬全共措置分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賊屢攻弗克所活數萬人事聞詔封恭人



韓希孟

宋巴陵女子韓希孟丞相魏公琦五世孫也聰明知書
理宗開慶元年北兵渡江希孟時年十八已適賈尚書
男瓊爲妻被卒掠將挾以獻主帥希孟知必不免乃以
衣帛書五言古詩云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
書兒御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癭初結合歡
帶誓比日月炳鴛鴦會雙飛比日原常竝豈期金石約
化作桑榆景旄頭勢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
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
吊空影簪墮折白玉甕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冥憂心長

耿耿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質安肯作溺
皿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燭火燃願爲死灰冷
貪生念麴蛾乞憐羞虎阱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
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嶼遂投
江而死越三日收其屍復得詩于練裙帶中詩曰我質
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
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
流激烈摧心肝君子謂韓希孟辭而有節孟子云威武
不能屈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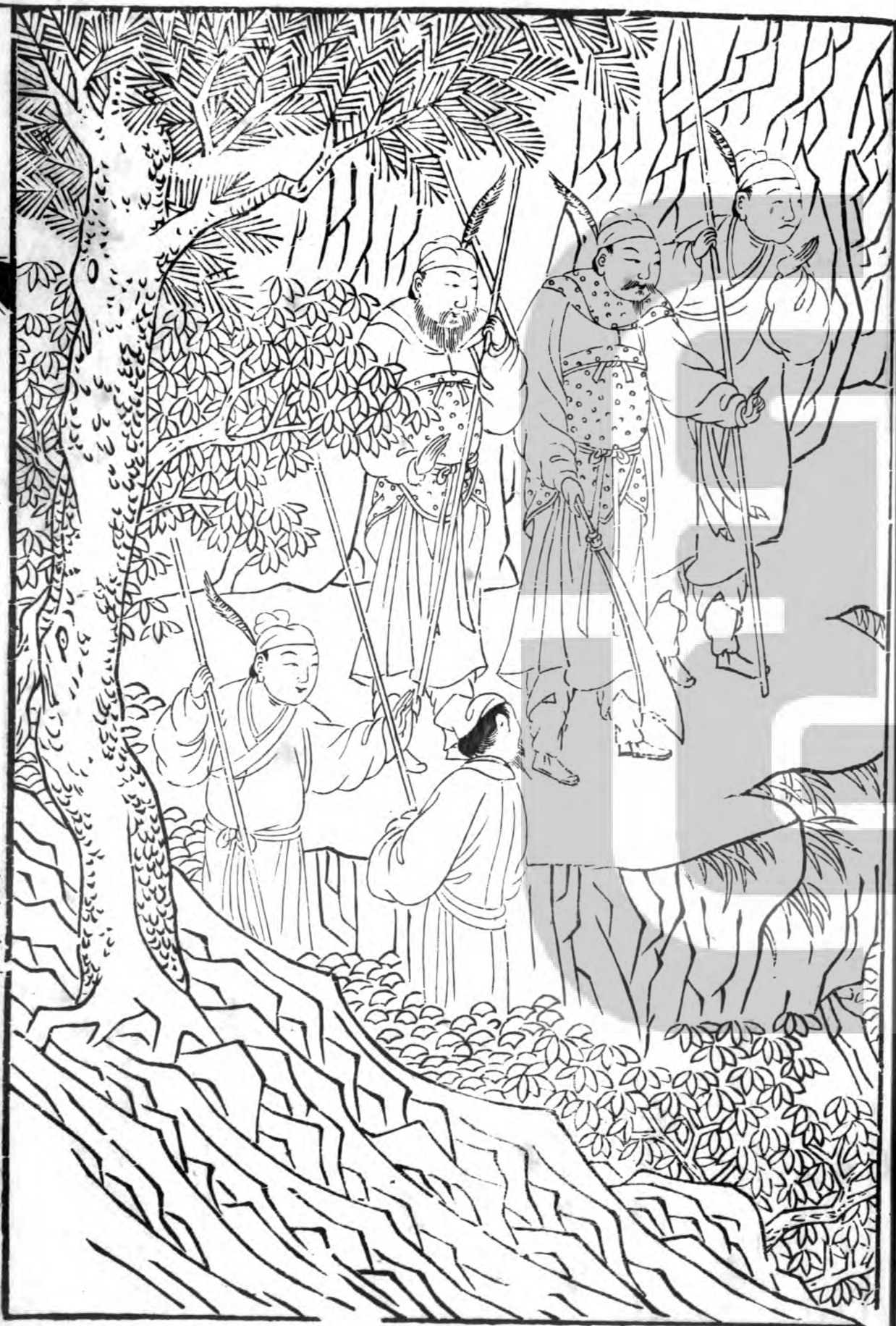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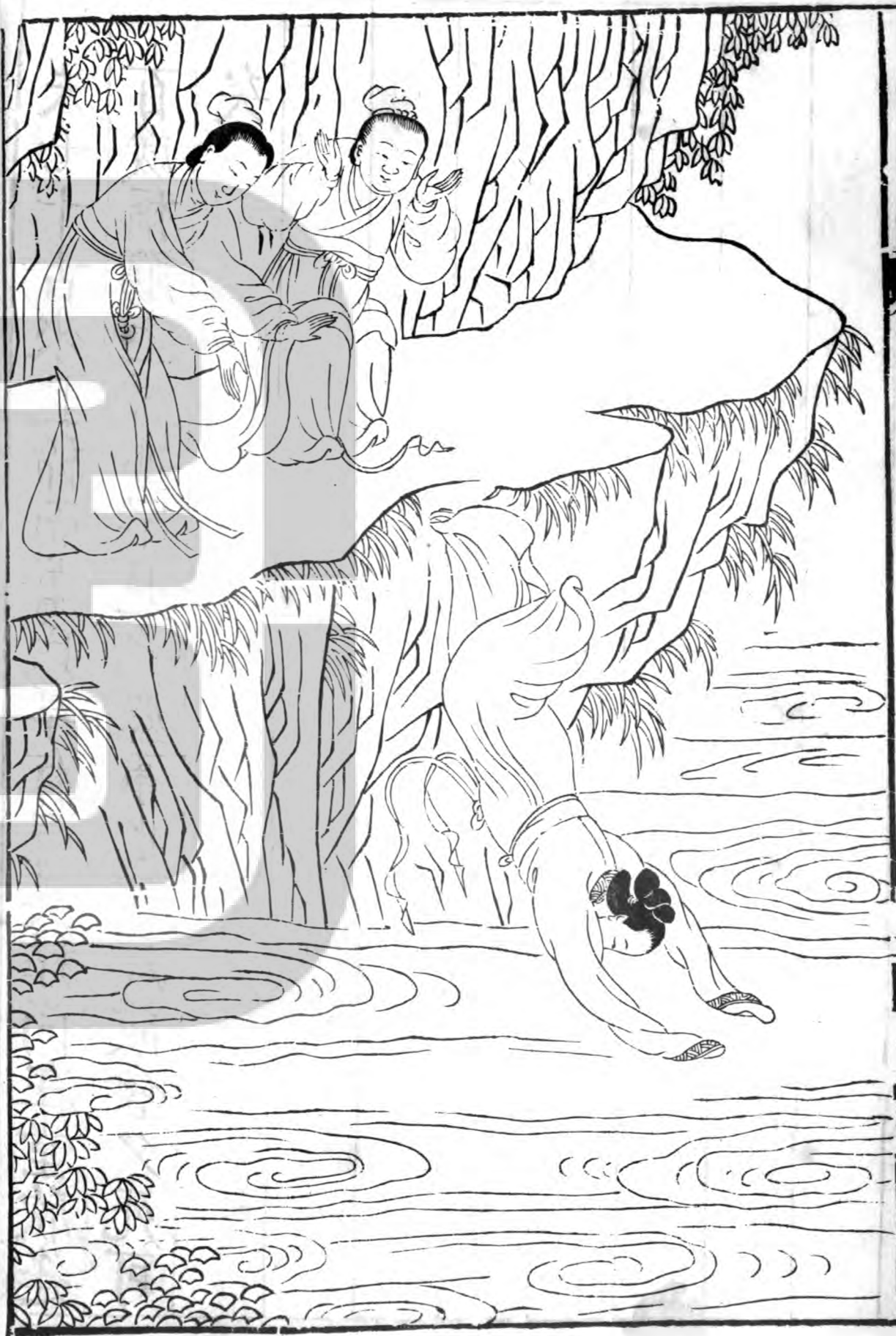


廬陵蕭氏

宋廬陵蕭氏者廬陵居士羅士友妻也居士卒七年其母滿百歲蕭氏時年七十六矣白髮在堂子孫羅列滿前然事百歲姑必執婦禮是年爲姑設百歲會未數月先姑而卒文丞相天祥爲墓誌以記之君子謂蕭氏孝心純篤老而不衰孟子云大孝終身慕父母此之謂也

汪 曰度宗咸淳八年文山以忤似道遂以直學士院致仕墓誌之作或當此時也以文山之忠而紀蕭氏之孝以忠孝美事竝出廬陵之鄉可以信今可以傳後蕭氏以文山重而廬陵益以蕭氏顯不休哉

夫七十古來且稀而蕭氏享有遐美姑尚在堂欣逢百歲稱觴上壽亦罕見之盛事也朝爲設會夕死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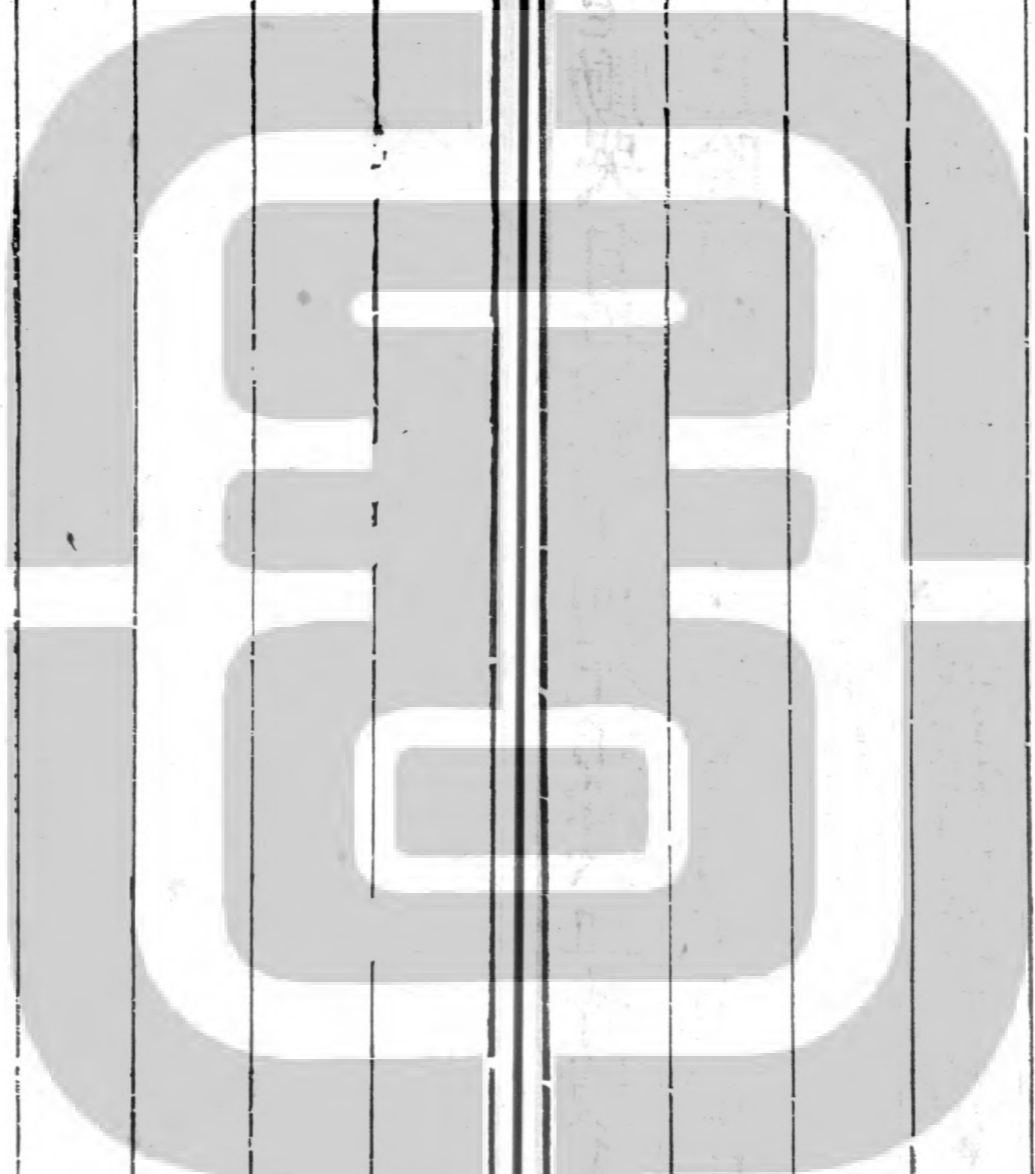


臨海民妻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誓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卽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嵎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爲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汪 曰宋初失襄陽我招討公立信自江陵上疏陳上中二策使果用之元兵安得遽至於此賈似道詆爲狂言中以危法及事勢窮促乃悔不用公言而有招討之命俾就建康募兵應援公受詔卽日就道然大勢已不可爲徒尋一趙家地爲死所耳元兵入浙貞婦被駢遇清風而殞身望崖石而噴血奇蹟至今猶存豈與萇弘所化之碧異乎哉郡守立祠狄鞮

旌節足立濁世翩翩赤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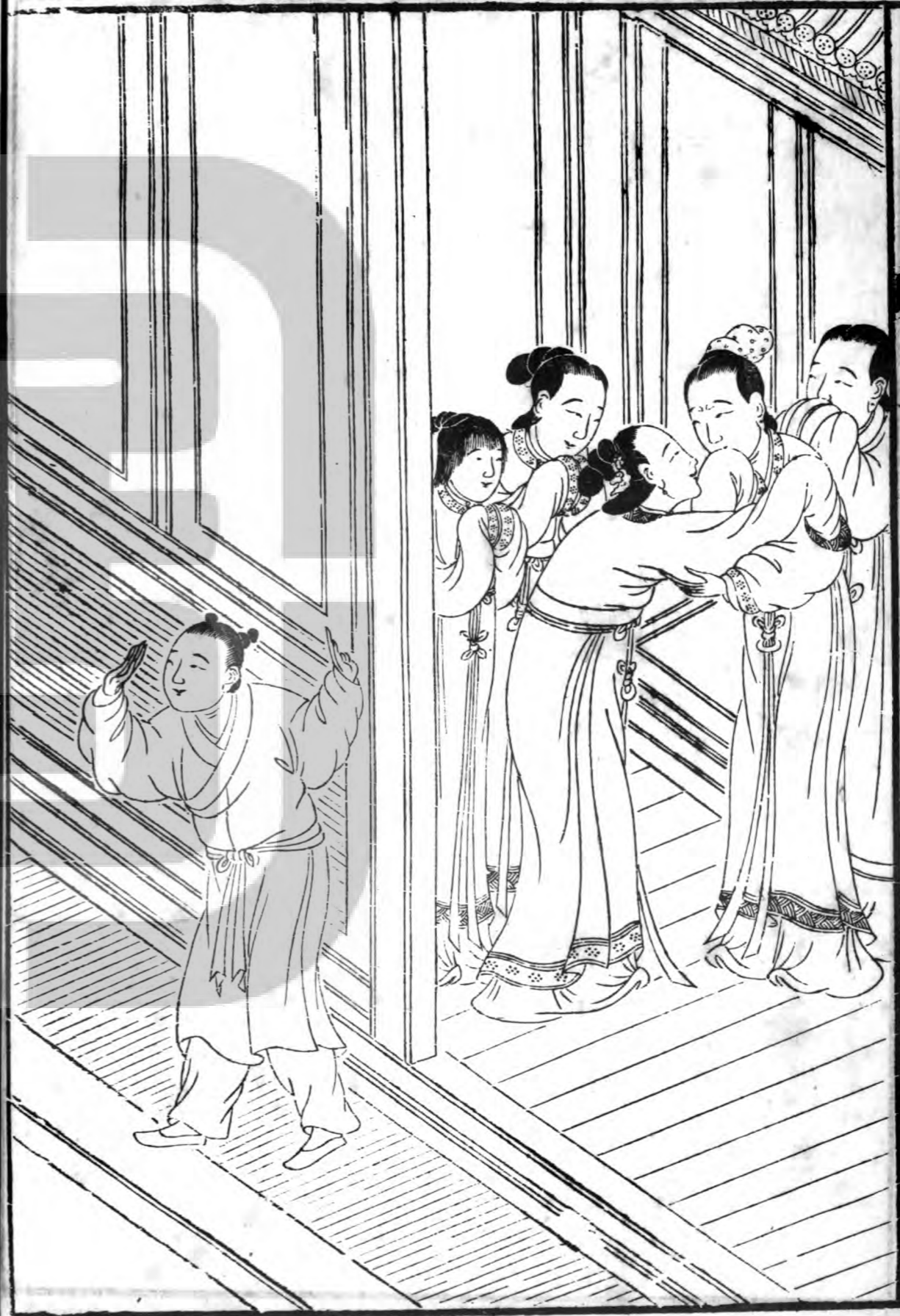




應城孝女

宋應城孝女者劉氏之生女也劉氏生孝女因得廢疾至十歲知其由歎曰母為我而致此疾耶及笄剪髮誓不適人奉母四十餘年孝愛不倦志操無瑕母死不踰月相繼卒年五十六歲鄉人稱其孝焉





趙氏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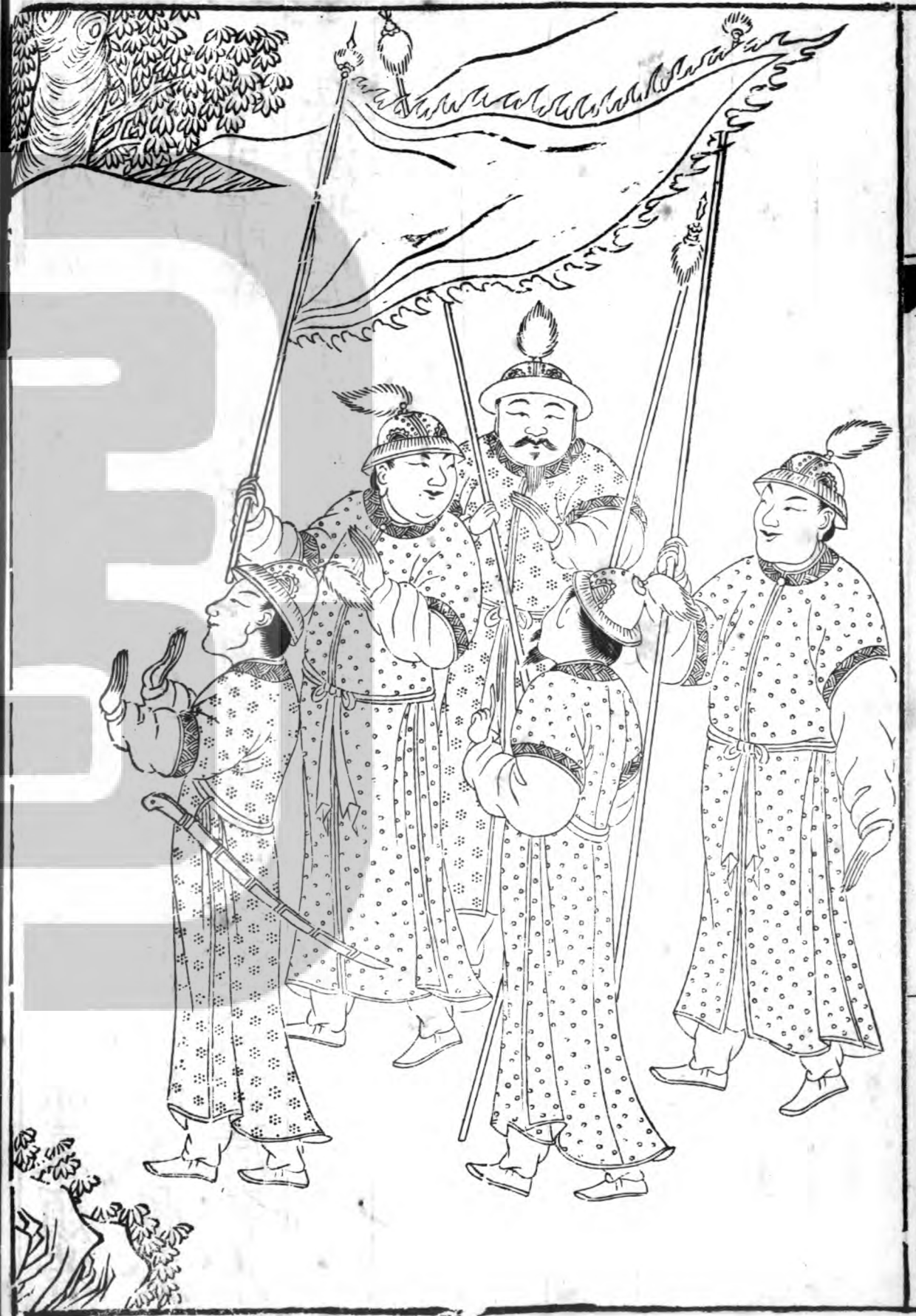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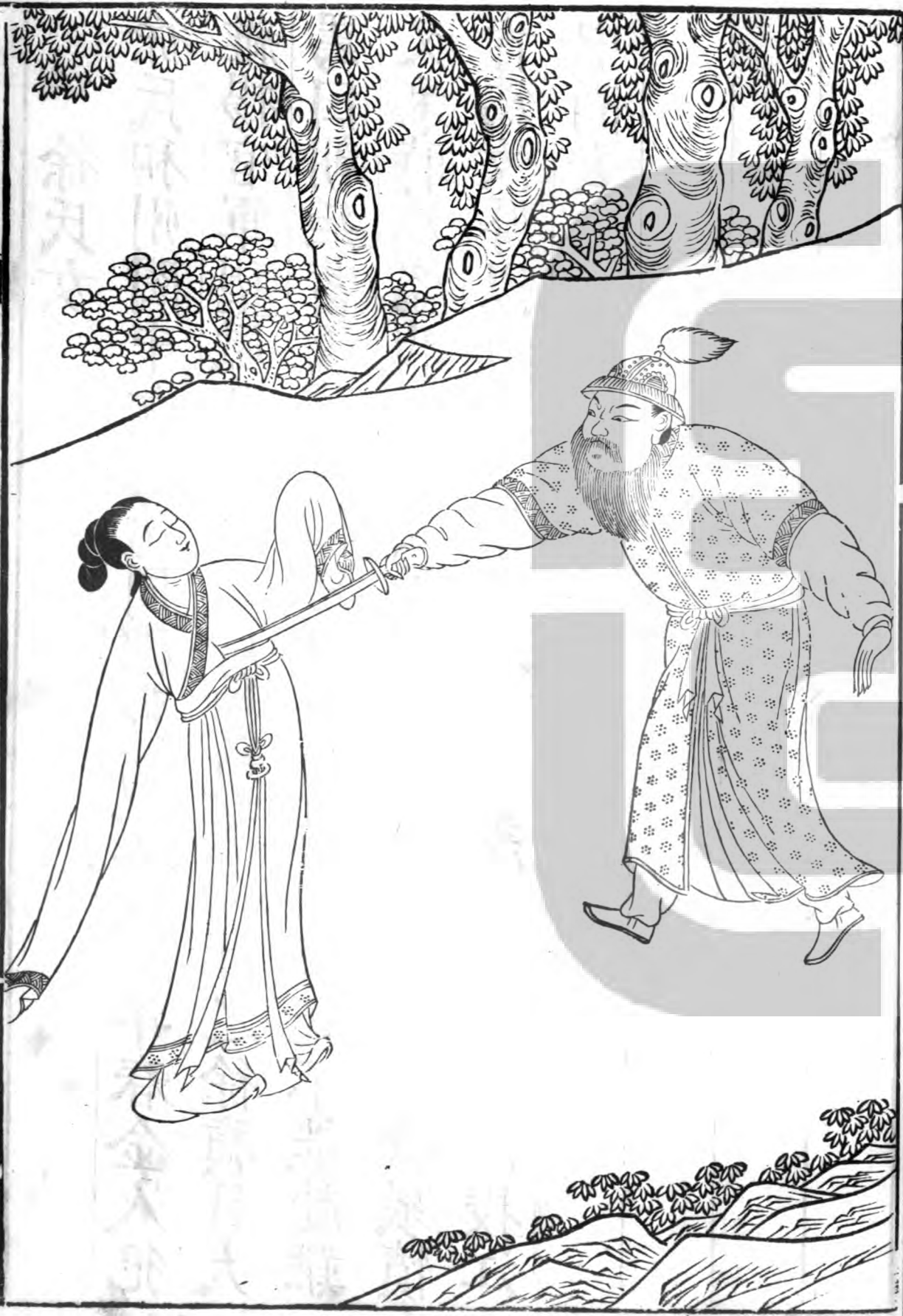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
劫致之欲納爲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
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
聘賊從之使歸其家家人惧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
守視賊具聘幣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
此矣問其故荅曰豈爲賊汙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家
人曰汝忍不爲家族計趙曰第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
至州解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尚書屯田員外郎
張寅有趙女詩



列女傳卷三
蕪湖詹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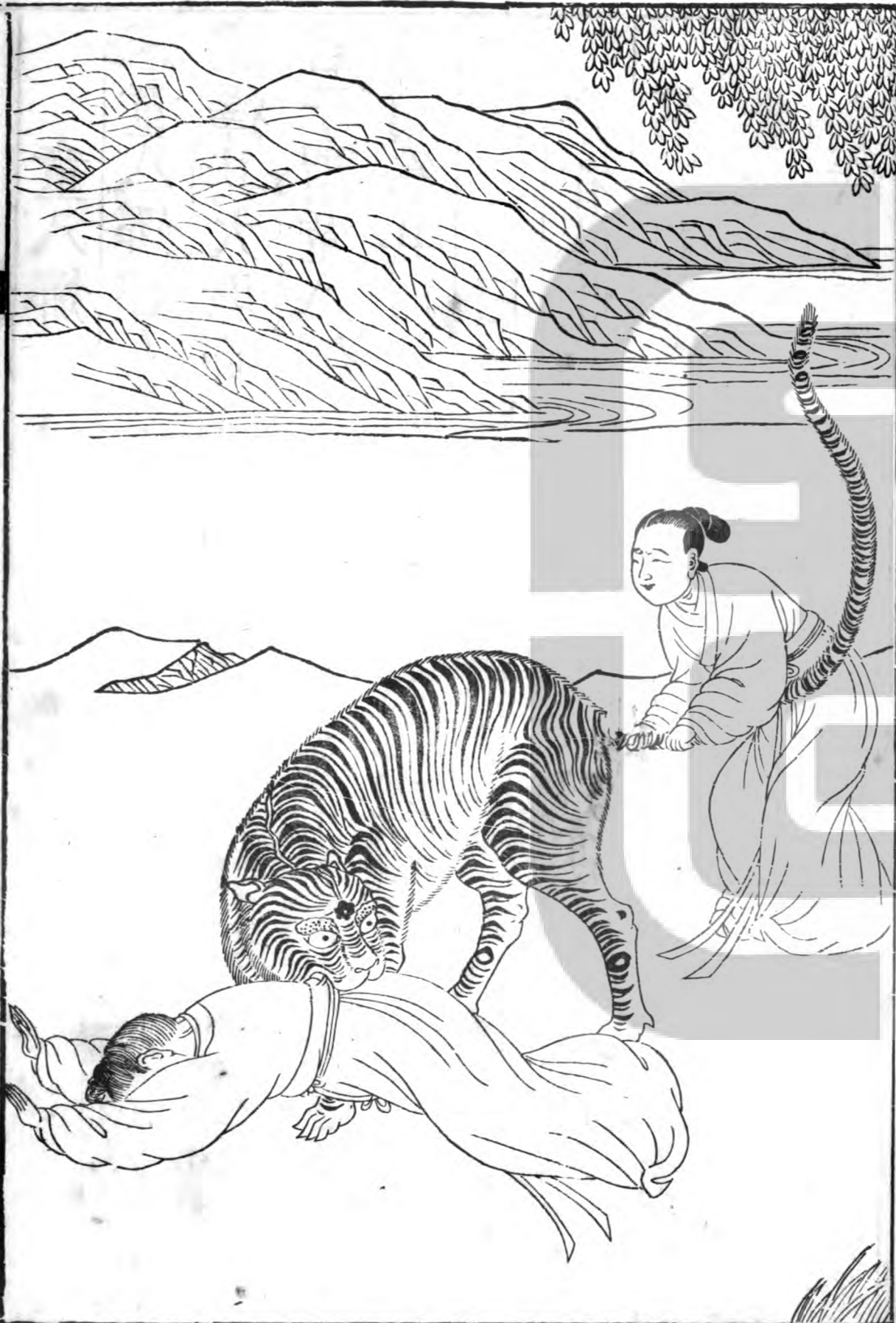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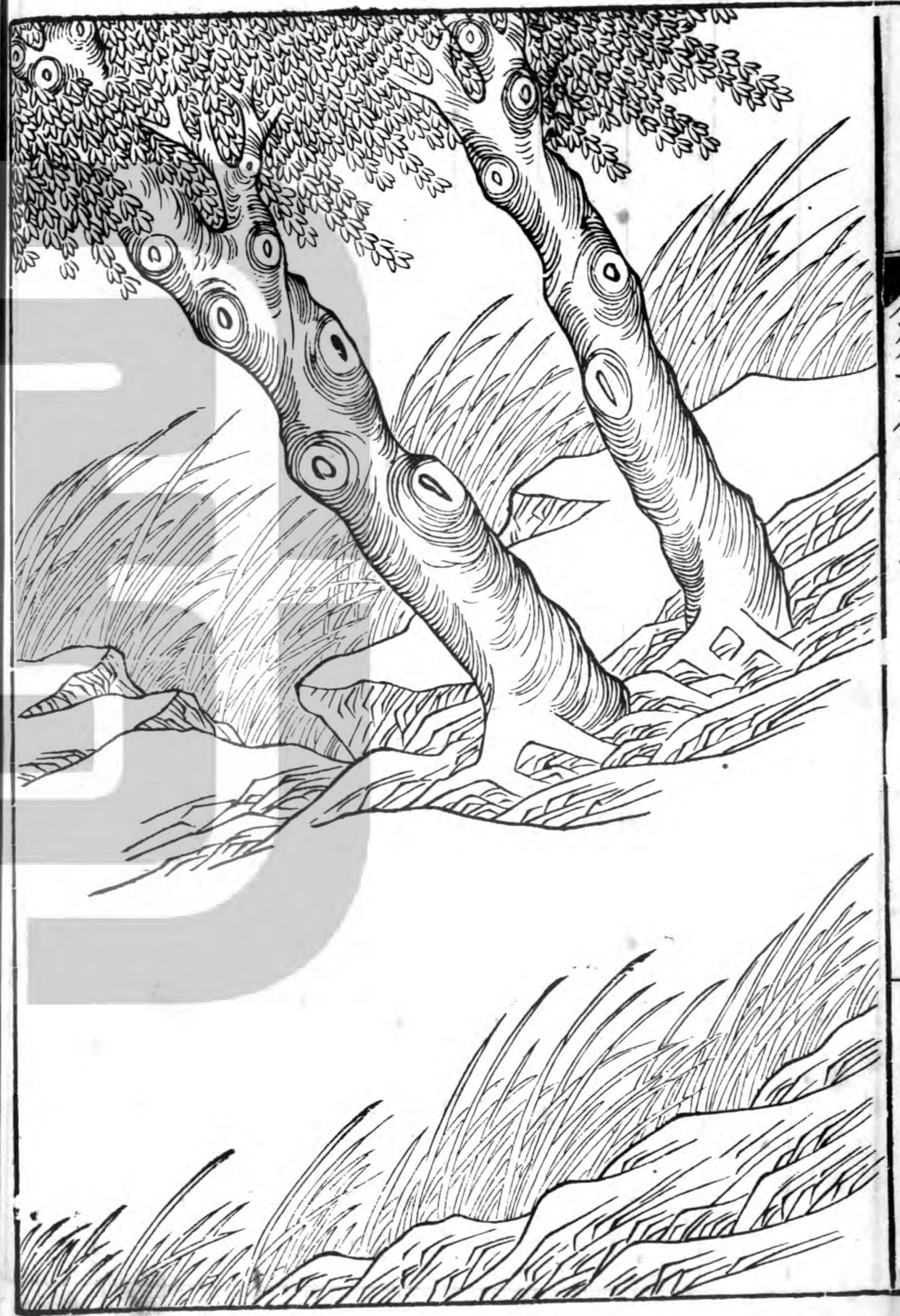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相念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汪 曰高宗時草寇盜名字者何限而兩淮尤多紹興中如淮寇酈瓊既服而叛已而降於劉豫督府叅謀呂祉死之祉妻吳氏卽以祉括髮餘帛自經世稱忠烈與此傳同一時事亂世之民朝弗保暮類若爾哉詹氏女不幸遇盜以身贖其父兄而終不罹於辱可謂孝友兼全節義兩得者也清流漬骨清名永存濁世垢汙得茲少滌矣



徐氏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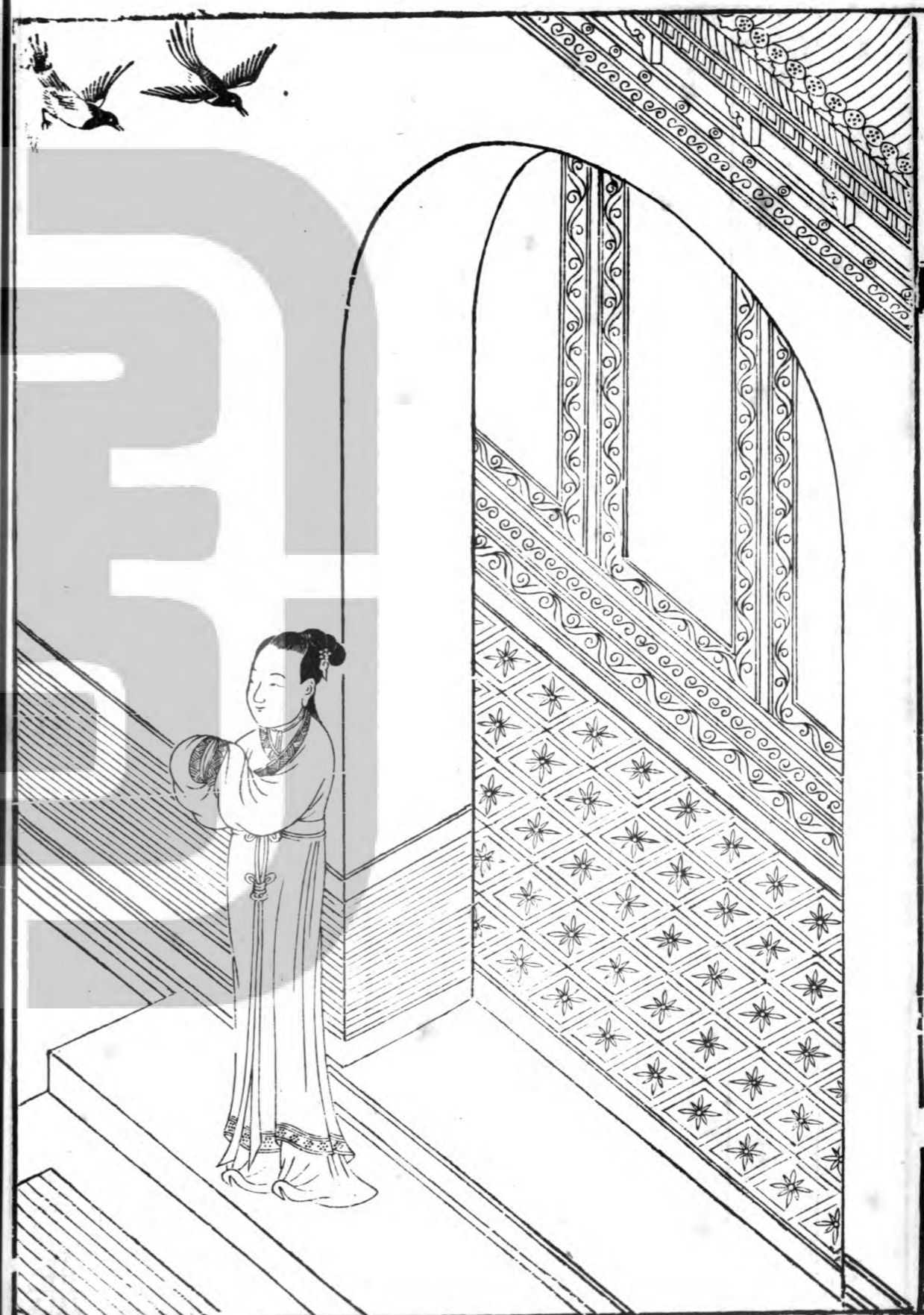
徐氏和州閬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旣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劔斷汝頭以快衆憤肯爲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列女傳卷十二
童八娜

宋童八娜鄞人也虎啣其大母女手拽虎尾願以身代虎釋其大母啣女而去林栗以其事聞于朝立祠祀之君子謂童八娜捐身以成孝書云若蹈虎尾童氏履虎尾而爲其所啣聞者傷悼其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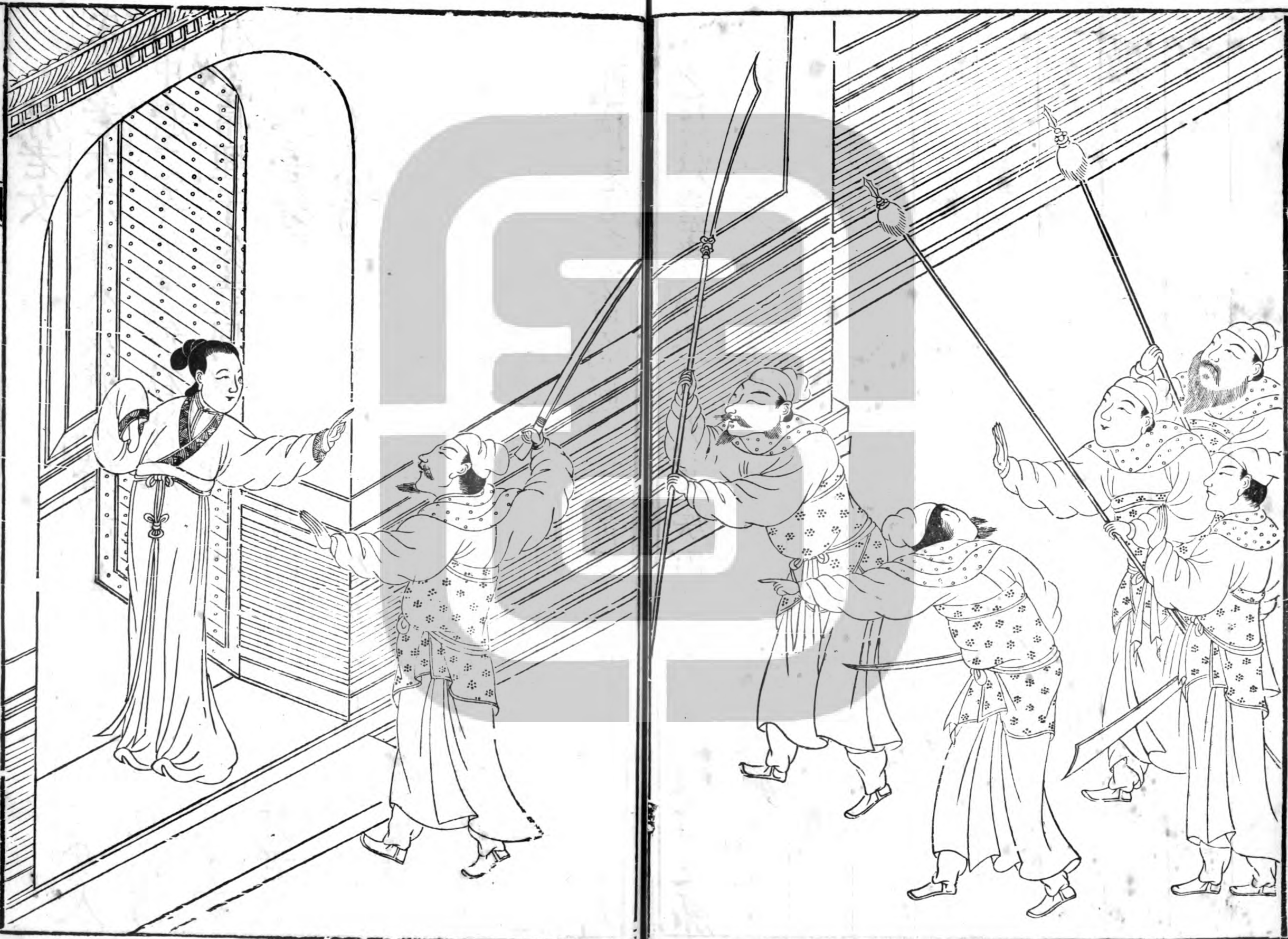
汪 曰林栗者是嘗與紫陽辨太極圖西銘之是非者也此時或知鄞之事或巡明鄞之交已不可識第據此則童之孝固得林而顯哉昔朱泰家貧鬻薪養母一日入山忽遇虎負之而去泰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耳虎遽棄泰於地而去居人疾駟泰乃匍匐而歸因號虎殘童八娜有楊香之勇而無朱泰之幸心固甘之矣



呂良子

宋呂良子者晉江呂仲洙女也仲洙疾瀕殆良子焚香祝天請以身代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却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我不能耶郡守真德秀聞而嘉之表其所居曰懿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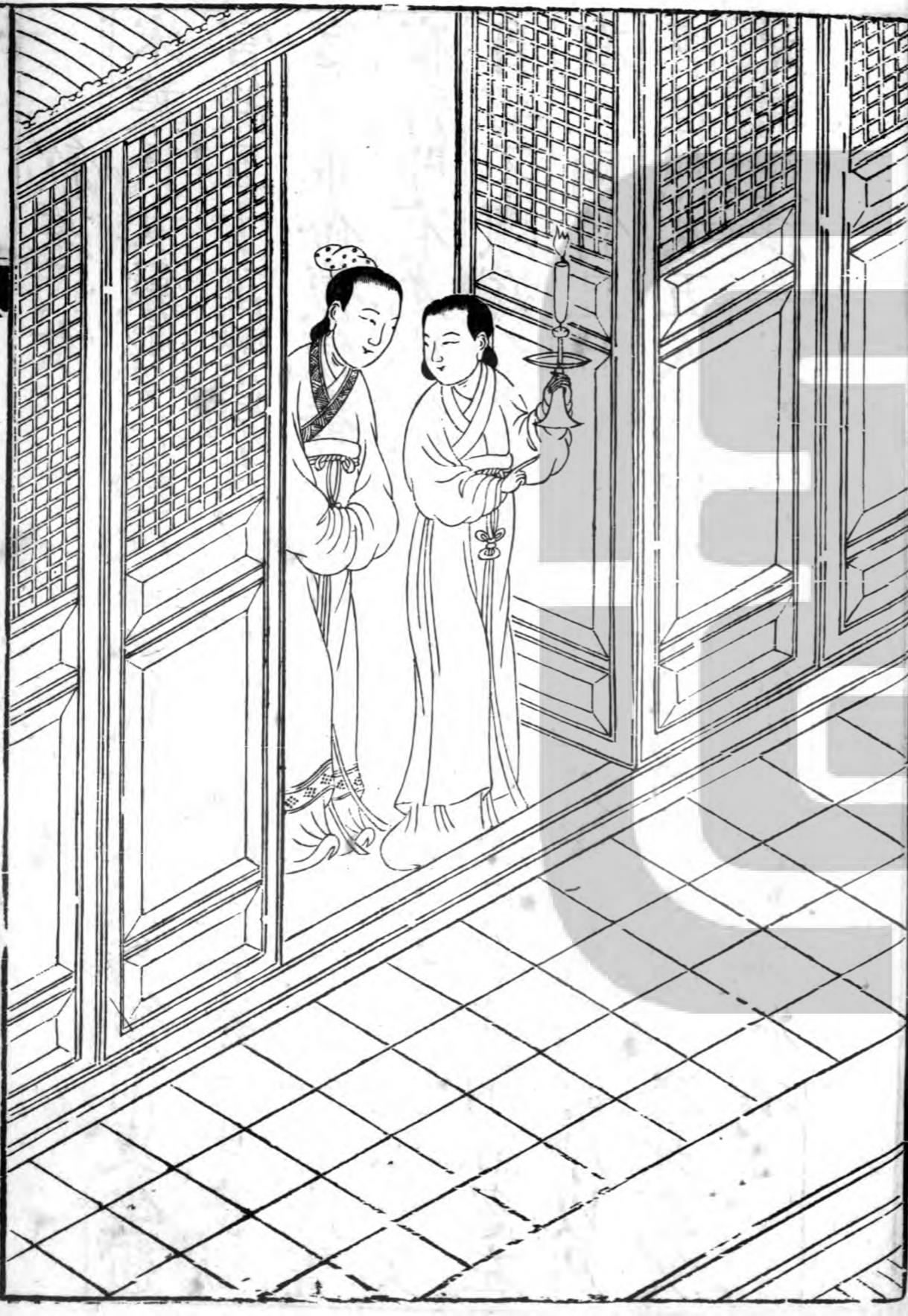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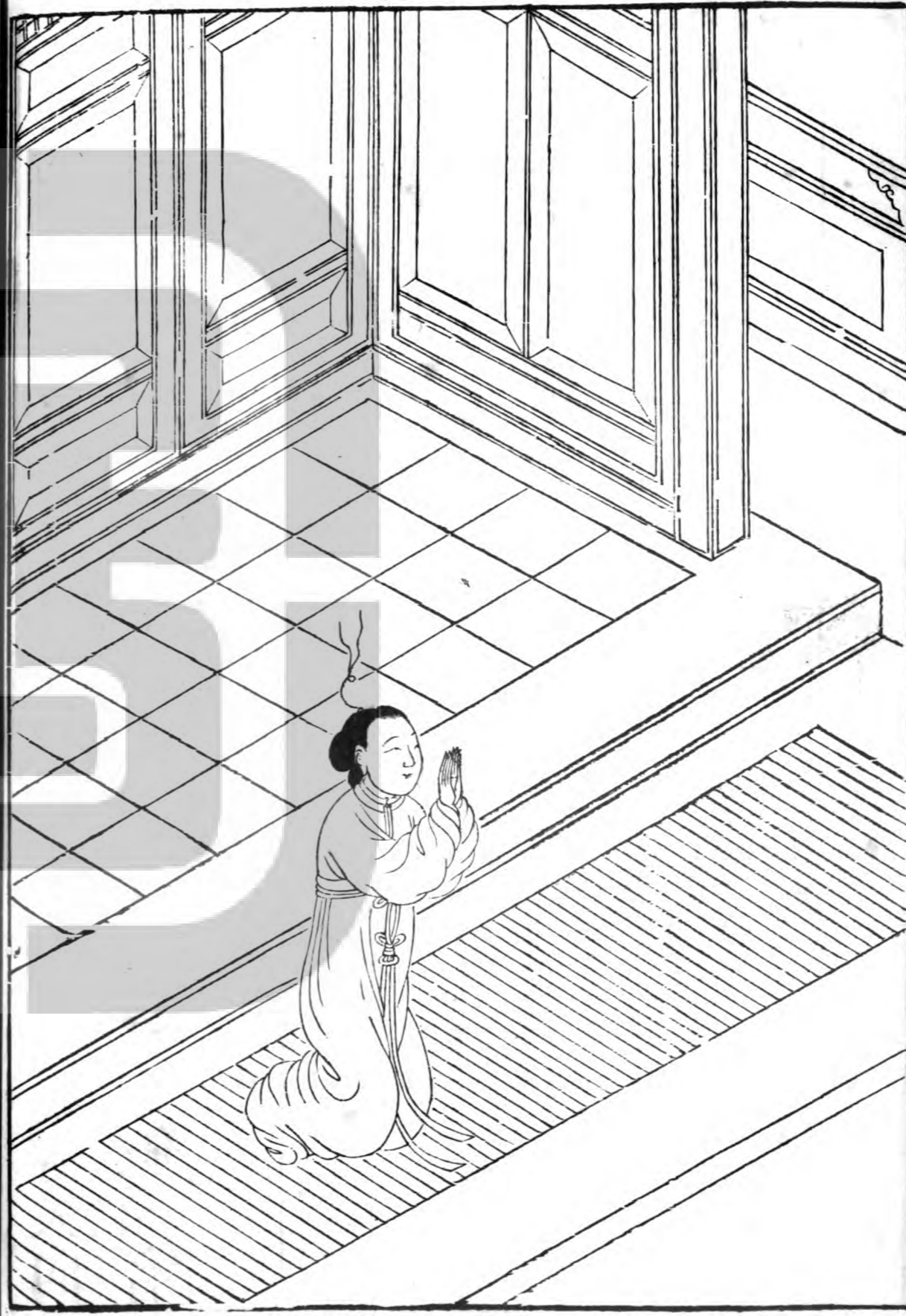
汪 曰真西山在寧宗時以起居舍人兼宮教因諫皇子不從堅求外補理宗卽位又以侍讀求外補正此守郡時也昔庾黔婁以父疾爲憂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不謂呂良子能之良子能而細良亦能之姊妹盡孝誠格乎天父疾濱殆勿藥而瘳信足嘉也真公文章行業卓冠一時厥所表揚榮施遠矣



列女傳卷十三
林老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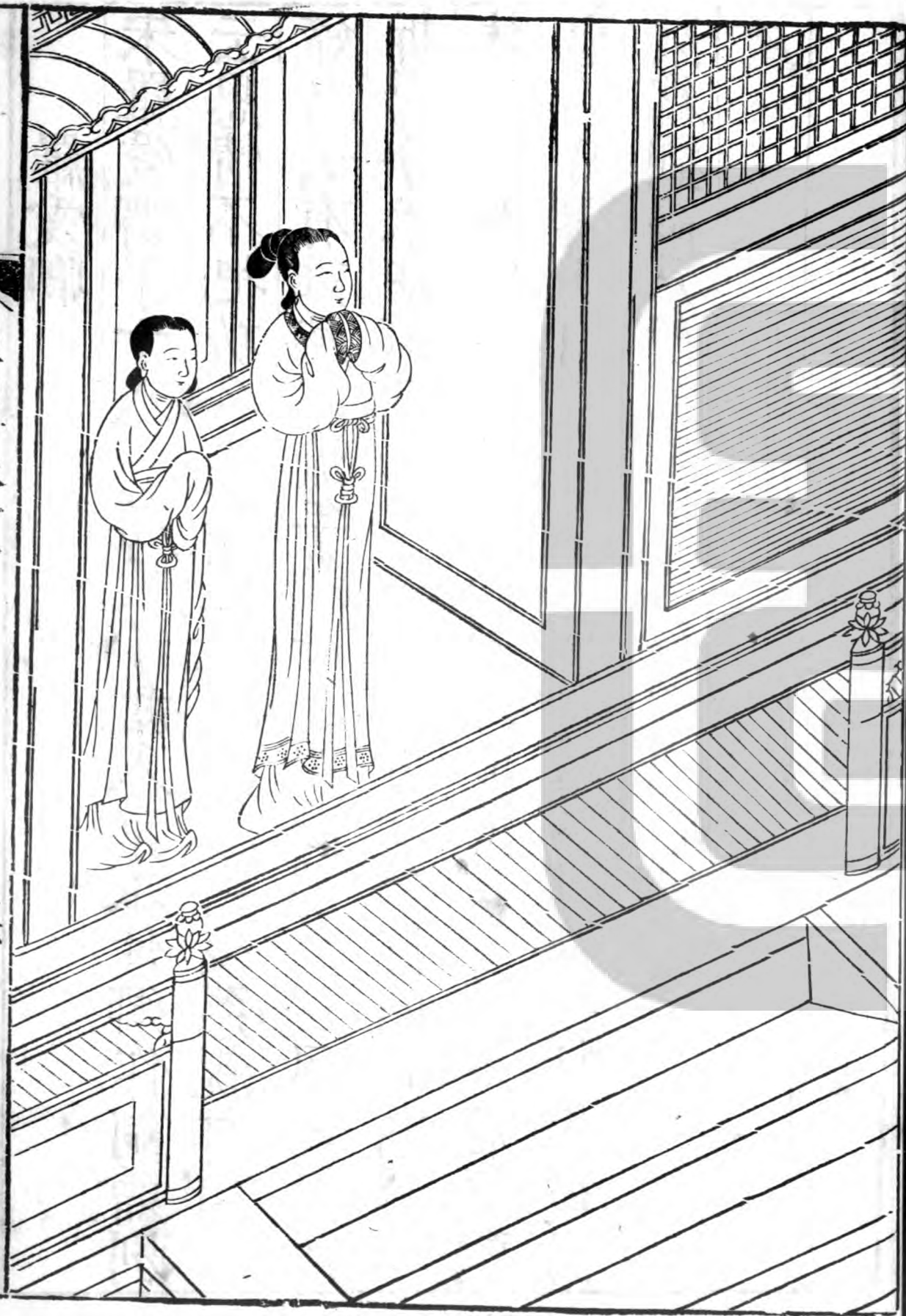
宋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婚紹定三年寇犯邑老女入山中避之卒然遇寇欲汙之老女不從度不得脫給曰有金帛埋于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于家决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君子謂林老女貞而不諒論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汪 曰理宗紹定三年甫一朞而兩致寇夏則晏頭陀竊發乎汀邵冬則李全侵犯乎揚州事多故矣多難而邦不興則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三凶誤之也林老女避盜而遇盜可謂不幸然以遇盜而不辱於盜令其名至今存是又不幸中之大可幸者矣向使其不遇盜而不死一綠牕貧女誰則識之假而有聞亦必不能榮華至今而芳垂于百世也已



歙葉氏女

宋葉氏女歙縣人親沒鞠於叔母叔父爲衙前吏坐逋官錢五十萬繫獄女以香置頂自灼從昏達旦中夜獄官夢帝命復使審其獄果前吏所負其後叔母有疾晝夜拜叩有光燭然割股進之遂愈及卒皆制喪三年女自幼不願嫁至是於舍後卽山爲庵日事佛誦經忽左右生兩竹旦旦有甘露降竹上太守黃誥爲詩序以爲唐世烈女五人或報父讐或代弟死或廬墓終身或父兄戰死緣邊護喪凜然與烈夫哲士爭不朽名



羅愛卿

宋羅愛卿年十八適趙氏子趙入京求仕卿作詞贈別
云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
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
拆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
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宮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
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後因
亂爲劉萬戶所虜誓不就辱遂自縊而死



寇妾蒨桃

蒨桃寇萊公妾也姿色豔麗靈淑能詩公嘗設宴會集諸妓賞綾綺千數蒨桃獻詩二絕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犹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之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豔歌及公貶嶺南道經杭州蒨桃疾亟謂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于天竺山下公驚哀不已蒨桃復曰相公宜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卒于雷州今蒨桃墓在天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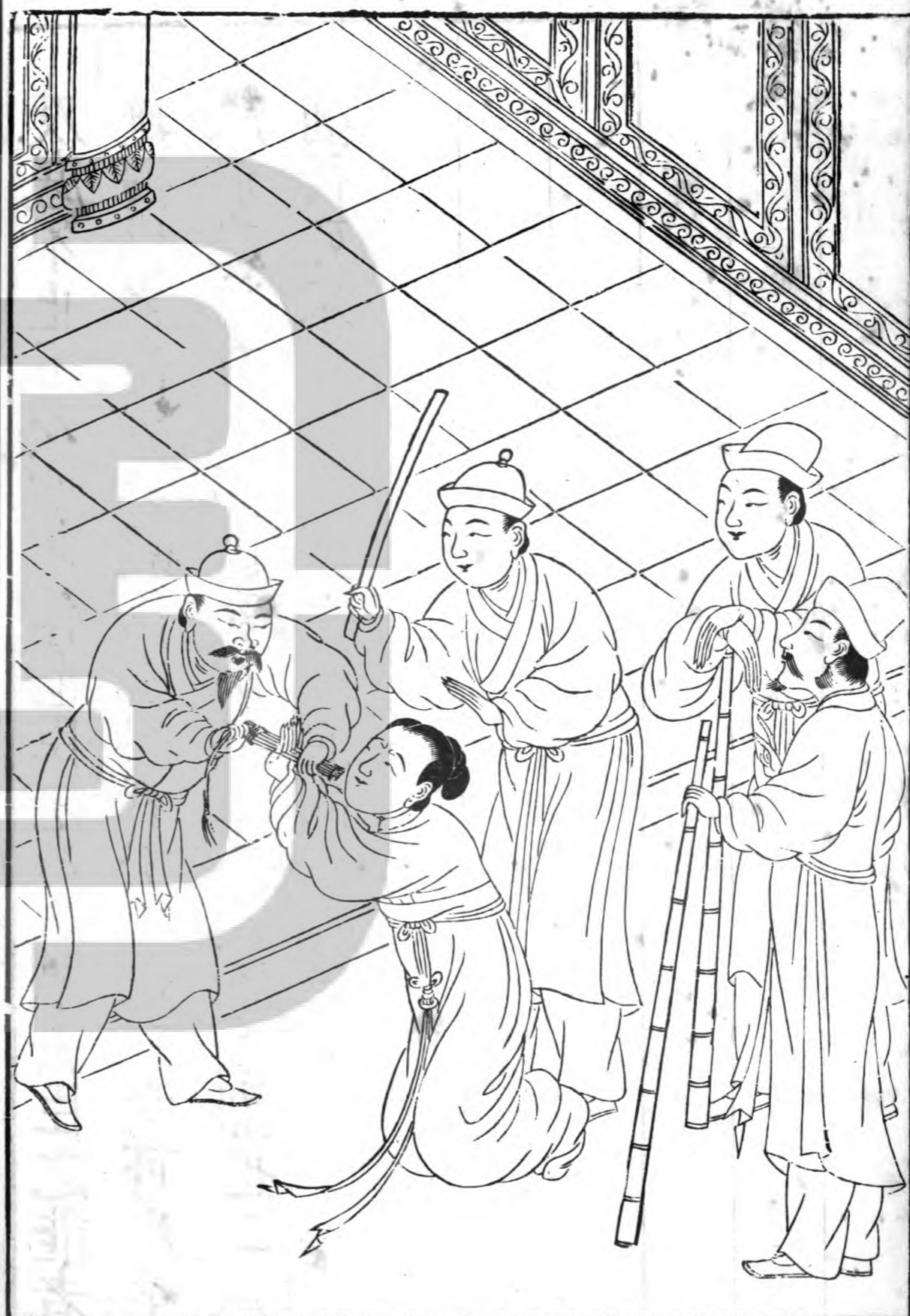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三
趙淮妾

宋趙淮妾長沙人也淮事在忠義傳妾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埧俱被執淮遇害棄屍江濱妾繫一軍校帳中乃解金遺左右告之曰趙運使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取淮屍置江上妾焚其骨置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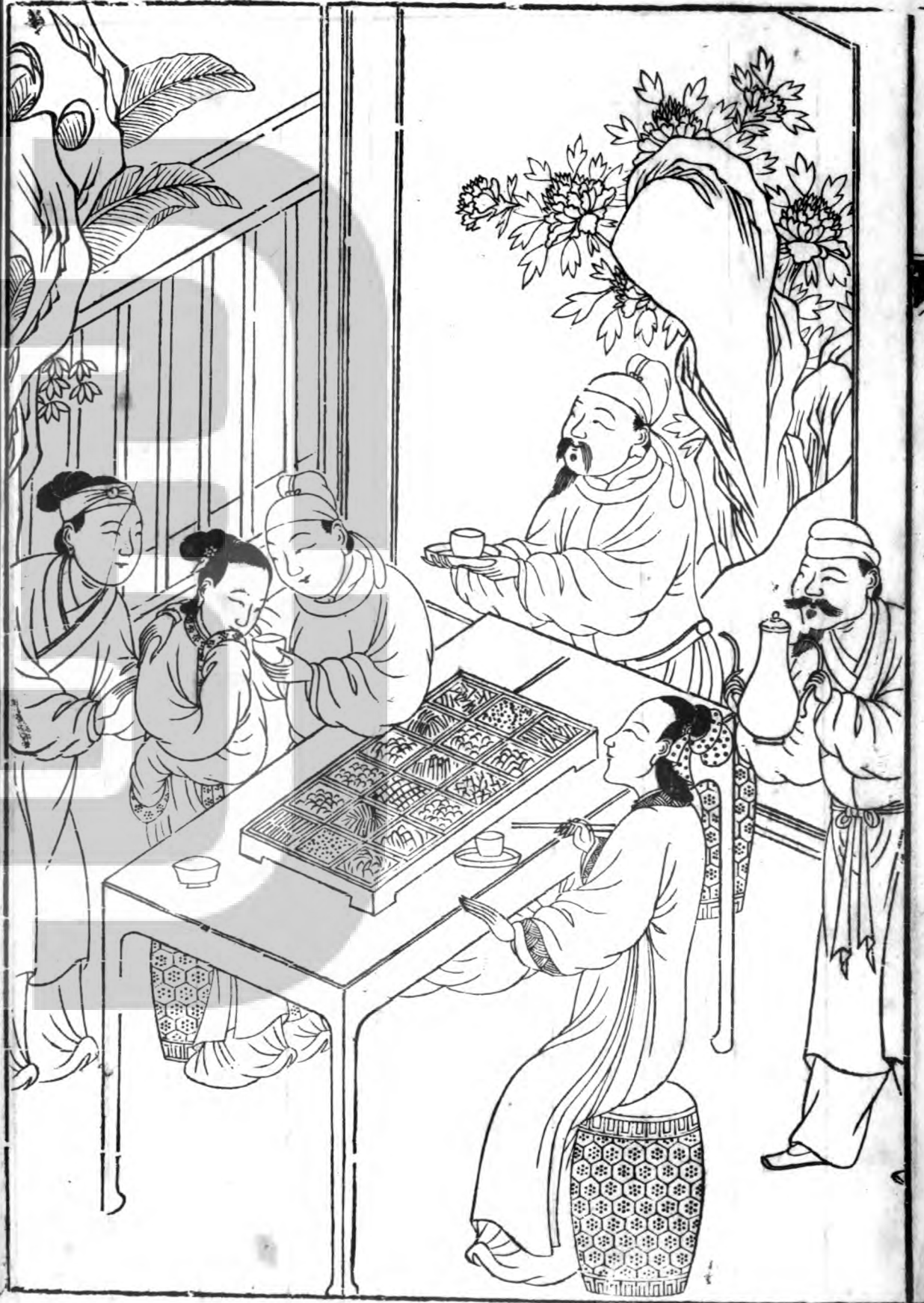
汪 曰宋與遼兄弟之國也宋助金而戕其弟故不旋踵而兄爲虜宋與金唇齒之邦也宋又助元以削其唇故不瞬目而齒就折水益深而火益熱不

及底不止不及爐不休也臣之姦者不去臣之能者無權臣之懦者悉逃臣之忠者俟死宋事尚可爲乎趙淮之執有死而已妾殉其主主忠而妾烈也二人猶得死宋土名固與水竝清哉



天台嚴藥

宋嚴藥字幼芳天台官妓名藝冠絕一時唐太守仲友嘗命賦紅白桃花卽調如夢令一闕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或與仲友有隙欲摭其罪指唐與藥爲濫繫獄月餘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且曰賤妾縱與太守濫罪不至死然妄言以污士大夫則死不可誣也未幾與唐有隙者改除而岳商卿代之卽時出罪判令落籍



嘉州郝娥

宋郝娥嘉州娼家女生十歲母娼苦貧賣于洪雅良家
爲義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娼娥不樂母日逼之娥
曰少育良家習織紵組紃之事又輒精巧能給母朝夕
欲求此身終爲良可乎母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爲蠶
叢祠娼與邑少年相約因蠶叢祠具酒邀娥與娥俱往
娥見少年遽驚走母挽之不得已留坐中顧酒食輒唾
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不得侵凌暮歸過鷄鳴渡度
他日必不可脫佯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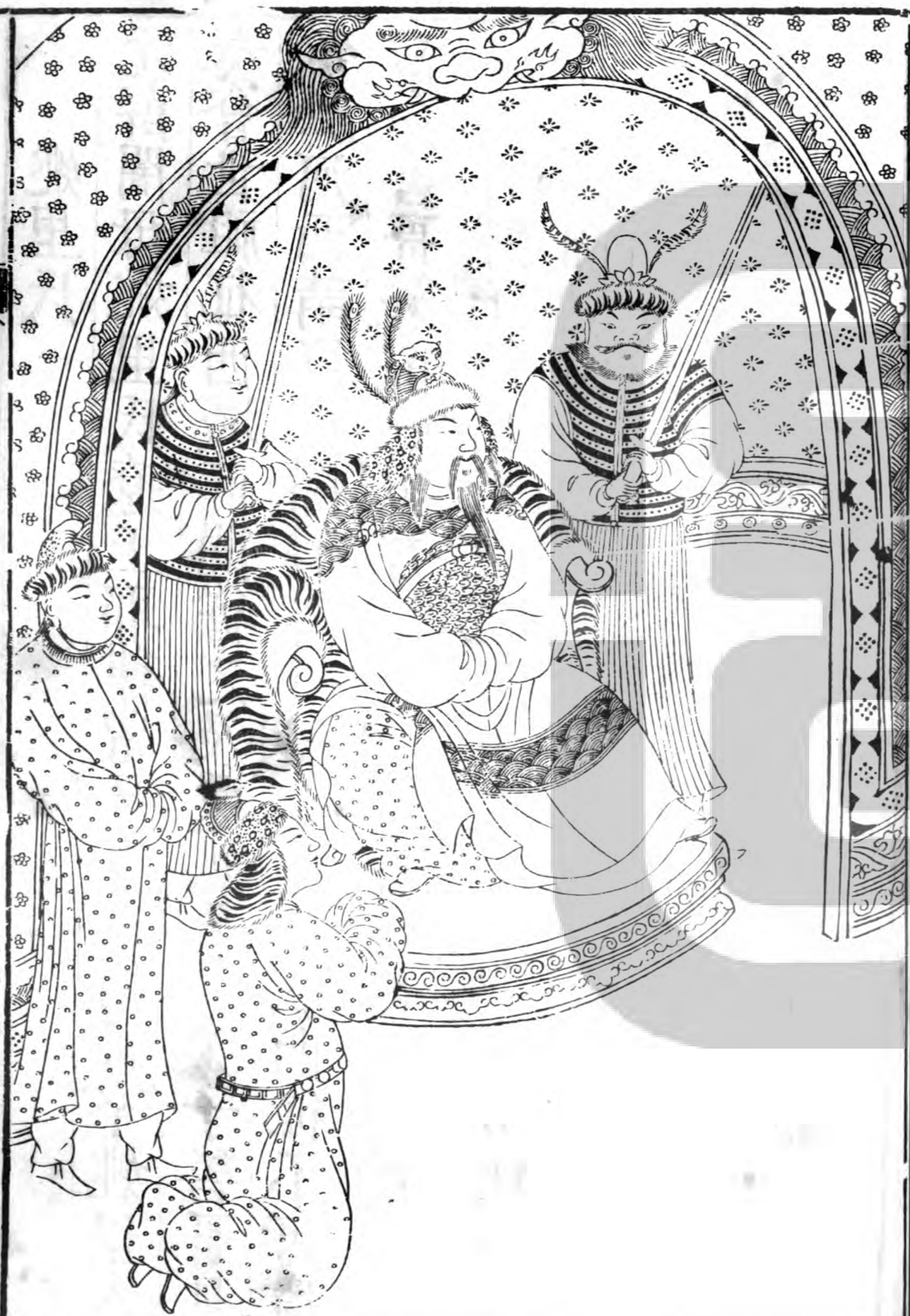
宏吉刺后

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名察必宏吉刺氏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爲皇后至元十年三月授冊寶上尊號貞懿昭聖順天睿文光應皇后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旣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中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后来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

練之緝爲紬以爲衣其鞞密比綾綺宣徽院半牖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爲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衆皆歡甚惟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廷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卽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待宋太后全氏甚厚胡帽舊無前簷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語后后始製前簷又製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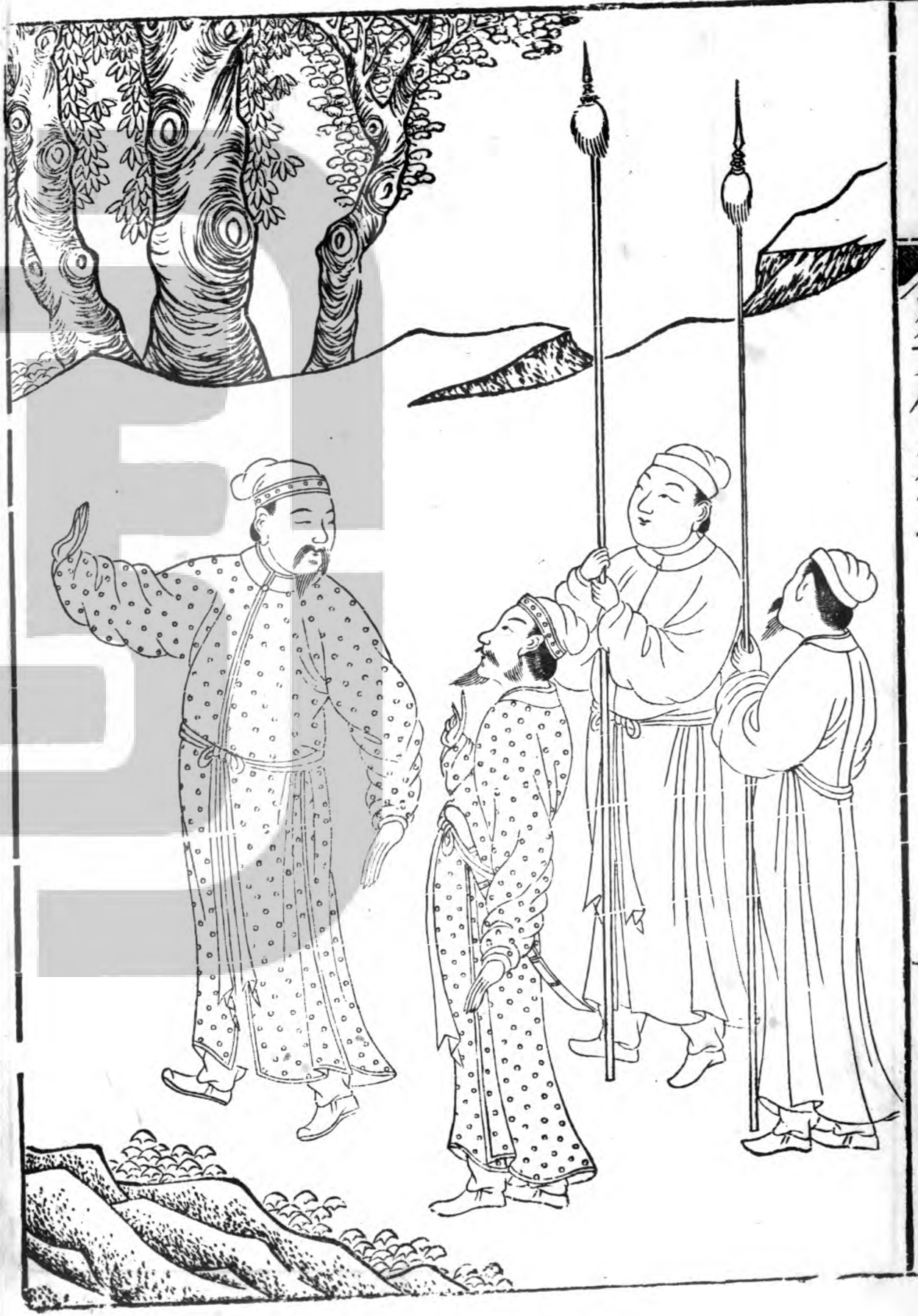
於前無領袖綴兩便弓馬時皆效之后性明達國
初左右有力十四年二月崩成宗卽位追謚焉

國



姚里氏

元薛閣母姚里氏遼王耶律留哥妻也留哥卒姚里入
奏會世祖征西域薛閣從之及還姚里携次子善哥見
帝於河西請以薛閣襲爵帝曰薛閣從朕西征不可遣
當令善哥襲爵姚里拜泣曰薛閣者留哥前妻所出當
立善哥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滅天倫帝嘆其賢
許以薛閣襲爵



闕文興妻

闕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卽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旣熾卽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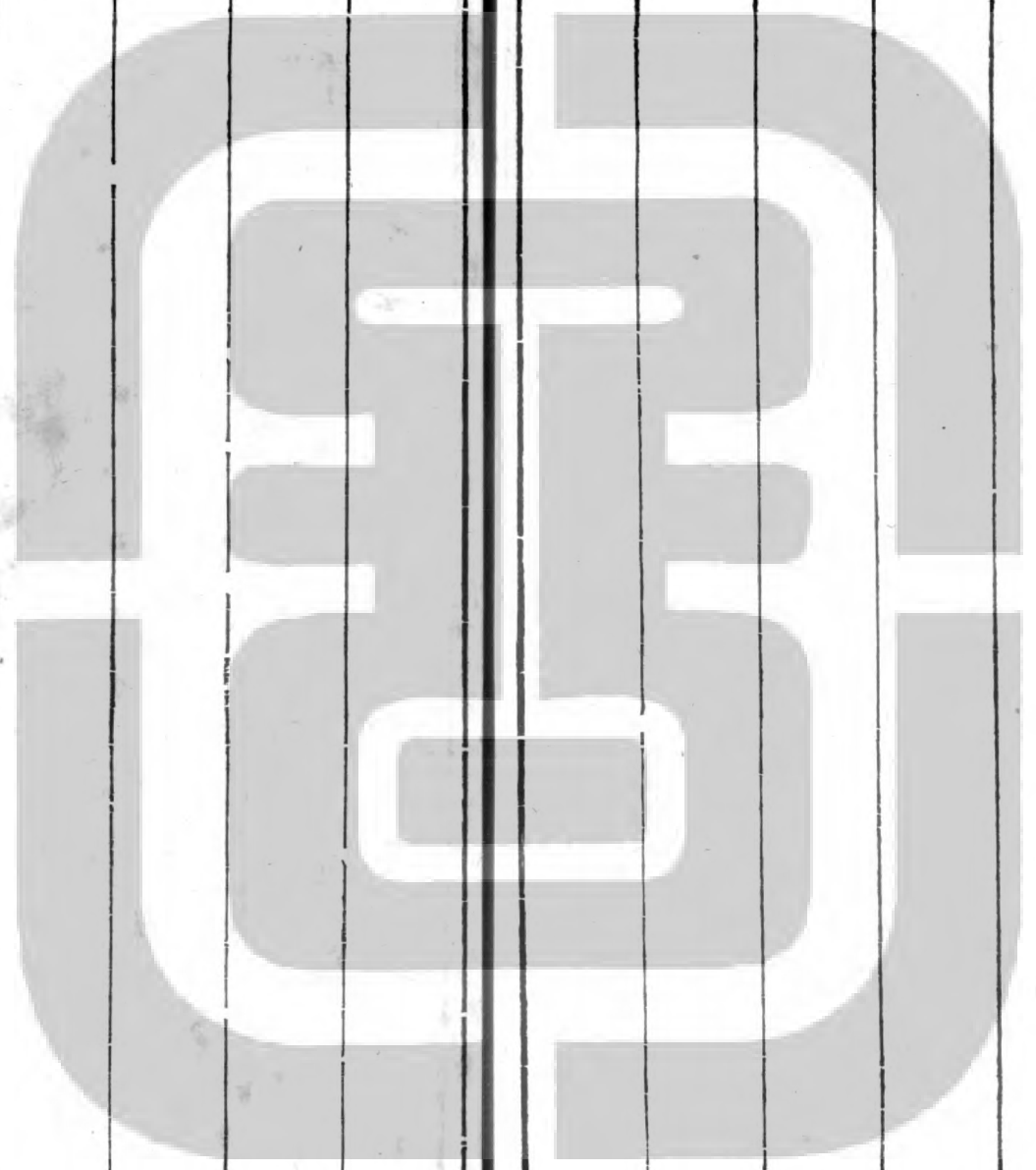
馮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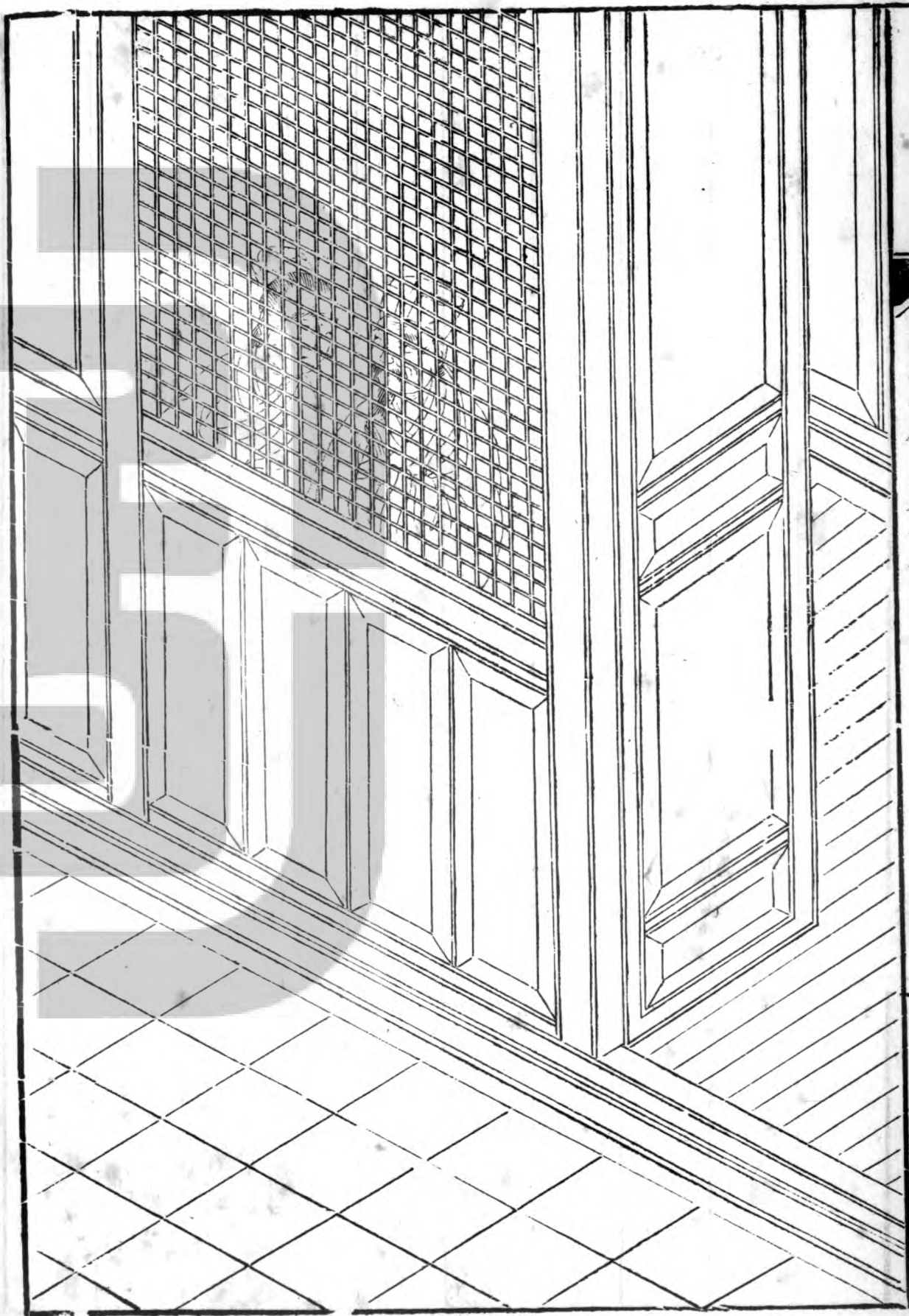
元馮氏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大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于官計多遺財相率來山陰乘馮氏方病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二柩而已朝夕哭泣鄰里不忍聞久之鬻衣權厝二柩于戢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氏爪面流血不宥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歎息



趙孟頫母

元趙孟頫生十有一歲父卒其母丘氏賢能勗其子嘗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偃武脩文收四方才士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公聞益爲講貫君子謂丘氏養而能教論語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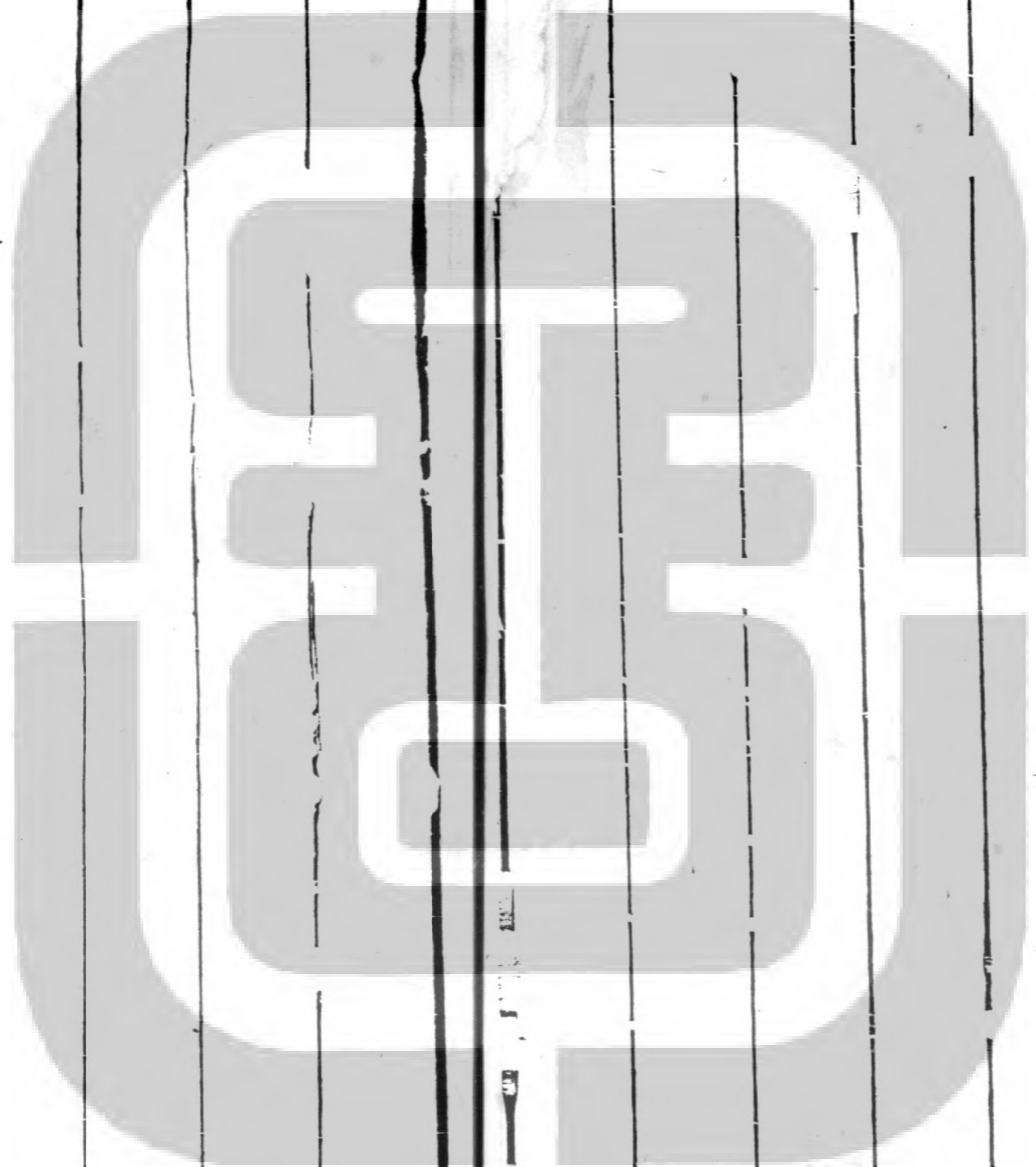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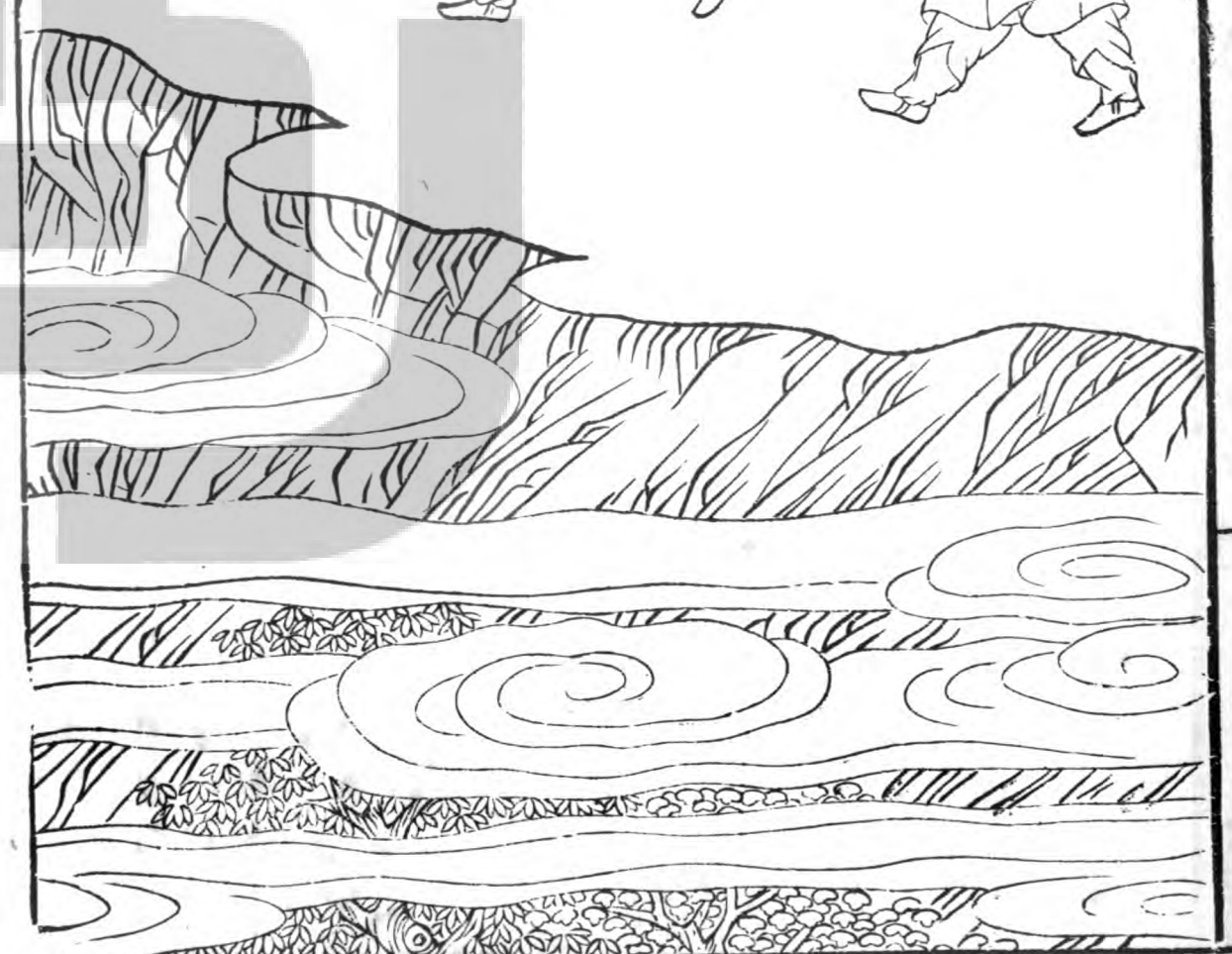


李茂德妻

隴西夫人者李茂德之妻邑人張楹之女也初女在襁
褓中笑語穎異父奇之及長而難於配時里人結社茂
德以童子與焉聯對敏捷父老俱謂其善有笋抽過舊
竹梅落剩閑枝之句楹大喜遂以女許之年十七歸茂
德生子庸甫六歲而茂德已謝世舅姑憐其少也而令
之改適張不可又令左右諷之張曰婦人之道從一而
終理無再醮死即可死適人不可貪生失節何顏見我
夫於地下也遂題詩於壁上曰挺志青松操持身白玉
姿天如憐薄命此去變男兒書罷求自盡家人防之密

卽引刀截其髮以誓不他後有司以其貞上聞朝廷
旌之錫呂扁植呂坊庸仕元至正間同知濟南路總管
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益州路總管府事隴西郡伯封母
隴西郡夫人再調關襄宣慰階中奉大夫而母夫人始
卒君子謂張爲貞白而昌其後云易曰其利斷金張氏
之謂也





蔣德新

元蔣氏德新歙縣人知縣羅宣明妻也至正壬辰蘄黃
寇起宣明保障鄉井蔣售奩儀以相之乙未冬寇至宣
明謂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貞
婦曰妾有兄弟在香山若願往依之君努力自愛丙申
春正月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省賊聞宣明妻
孥在香山攻之益力寨破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詹
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
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
出勝人挾馬兒繼之蔣又繼之遇賊石崖上力拒賊罵
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墜崖下驢兒見母
死哭罵賊賊并刺殺之勝寶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
與勝人皆遇害寇退蔣從姪志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蔣
屍如生旁有衣篋類物宰宰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
抱以歸宣明云

汪 曰在昔隋亂我越國公華保障六州歸命真
主誠不忍鋒鏑其民而以爭地爭城毒之也其有德
於民有功於唐匪淺鮮矣有元失馭當是時郡邑官
吏不死則逃民無所控訴故在羅則自知我歙縣在
俞則自知我休寧在春坊公叡又自知我婺源州蓋

亦因亂各爲衆所推耳院判公同能脩越國故事保障徽衢處三州屬之於我朝使無南顧憂不費隻矢不煩寸鐵而安受三州之版圖雖弗沾尺土之封我徽民尚賴有諸公在也蔣氏以死全節而厥子以死盡孝詹與媵人又以死致忠此宋太史濂所爲亟稱而深嘉歎之歟宣明有功於鄉宜有後幼子幸存豈非天哉

列女傳十二卷終



